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藝術類二

尹和白畫宗宋元 湘潭尹和白，名金陽，中年始作畫，專宗宋、元，規矩謹嚴，神采煥發，傳樞移寫，尤其特長。其畫梅也，學逃禪老人，迥鍊高古，三百年來無此作，冬心二樹不足與之比肩。老年畫蟲魚花鳥，細入毫髮，殆亦得天獨厚歟？

和白性高潔，意所不可，雖以重金請，不繪也。曾文正開府兩江，招之往游，為作《蒼茫獨立圖》，寫其小影，作漁翁垂釣狀，披簑戴笠，在湖之濱。文正大喜，傳示幕僚，命各為詩以紀之。時文正長子惠敏公紀澤侍側，年□七，為詩先成，詩云：「尹子丹青畫英妙，指揮百物呈榮枯。即今寥落無餘子，為寫《蒼茫獨立圖》。大海波濤揭地起，高秋雲物漫天鋪。舉頭四望渾無物，夢想人間顧與吳。」和白晚年居鄉，足不入城市。門下多女弟子，皆從之學畫。

彭剛直畫梅

衡陽彭剛直公玉麟以畫梅著稱於時，每畫，必題一詩。俞虞軒侍郎廉三撫湘時，剛直已薨，乃從王王秋檢討闖運乞一幅，並屬王秋題詞。王秋題詞云：「姑射貌，舊日酒邊曾索笑。春風吹人醒年少，花開花落情多少？明蟾照，人間只有西湖好。」王秋之言蓋亦有所指也。

任伯年懶作畫

山陰任伯年繪人物，有聲於時。久居蘇，求者踵接，而性疏傲，嗜鴉片煙，髮常長寸許，懶於濡毫，倍送潤貲，猶不一伸紙，畫材山積，未嘗一顧。一日，戴用柏、楊伯潤過其門，見一學徒倚門而泣。戴問故，曰：「店主命送畫貲至任先生家，請其作畫，數月未就，謂我乾沒潤資，故不得畫。今日又命我來取，云如不得，必將撻我。今任先生仍不見付，是以泣耳。」戴怒曰：「名士可若是乎，受人錢，乃不為人畫？」遂與楊同人。任方臥煙榻吸煙，戴突拍案呼任起。任驚問故，戴曰：「汝得人錢，不為人作畫，致使豎子哭於門，何也？不速畫，我必打汝。」任不得已，即起畫。戴與楊一人為伸紙，一人為調顏色，任援筆濡染，頃刻間兩扇並就，戴以付學徒，欣謝而去。

胡恭壽畫嫌潤少

光緒時，華亭胡恭壽畫名震一時。某歲，松江府某太守遣僕持金請其畫，胡見持金少，語之曰：「謝汝主人，我不識何者為官，但須如我潤格始畫。」僕歸，以實告。他日，太守增金，復使僕持往，胡為畫之，送署。一日，太守燕客，並招胡，胡趨至，太守偶與客談畫，因故詢曰：「此間有胡恭壽者，頗有畫名，君知否？」客曰：「不知。」太守因以胡所畫示之，客曰：「此惡畫，何足污目！」太守故憮然曰：「技若此乎，乃頗自矜貴。」客曰：「嘻，君為所給矣。」太守乃大怒，遽取畫搥毀之。即邀客坐他室，殊不一顧胡。胡猶漠然不動，俄有一僕曳胡曰：「頃聞辭色，汝見否？亦可出矣。」胡乃踉蹌去。

羅文子畫山水二大幅

慈谿羅文子，字子文，布衣，善六法。嘗從任伯年遊，晚更潛研獨索，山水大幅，有米襄陽筆意；人物、芻褶，得吳道子家數。不苟作，或終年不著點墨。作則窮日竟夜，至廢食息。嘗畫《慈谿山水圖》二大幅，坊紙狹小，黏數百紙成之。每幅大廣畝餘，來龍去脈，巨浸細流，纖悉無遺。鄞縣方楨得之，作《四明它山水利攷》，時稱桑，鄙所不及。後轉入常熟翁叔平相國家，相國因資之以作《海道記》。

子文為人好飲酒，能談詩，嘗題其日記冊曰：「願終身不負己，一刻不負人。」可想見其志趣。年六□，遊湘、鄂間，不得志，鬱恨之際，恆發為詩歌，悲壯淋漓，竟卒於鄂。

張子祥畫花卉

張子祥，名熊，秀水人，自號鴛湖外史。工花卉，生氣鬱勃，溢於毫端，縱逸如周服卿，古媚似王忘菴屏山。巨幅以尋丈計者，愈見力量。兼作人物、山水，亦古雅絕俗。家有銀藤花館，位置精雅無纖塵。喜填詞，尤長於小令。並諳音律，嘗引喉度曲，抑揚宛轉，曲盡其妙，雖老樂工亦自歎弗如也。

陳若木畫無師授

揚州陳若木崇光，初名炤，後以字行。善畫，無師授，而擅絕一時。幼值兵燹，家業蕩然，遂廢學。長以鬻畫自給，間讀經史，遂亦工詩。娶朱氏，伉儷頗篤。未幾，以產難卒。復娶其妹，亦相敬愛。未幾，得狂易病，謂若木為不知誰何之人，偶一入內，必訶逐之。若木鬱鬱不自得，亦病狂。又數年而繼室卒，若木愈不自得。當年方盛時，縱論時事，不可一世。及其病也，氣意頹喪。昔日舊交，偶一相值，寒暄數語而已，或一頷之，輒他顧。

若木作畫，頗自矜重，稍不愜意，必寸裂棄去。既病狂，則任筆為之，不復詳檢，然其精到處，固不減曩昔，而超逸之氣轉過之。寒素之士求其畫者，無論識與不識，欣然命筆。下至傭保，求亦必應。富商顯宦，致重金求之，或遲遲以應，一迫促之，則束之高閣，百請而不得矣。畫中有詩，詩中亦有畫也。其畫雖無師，然頗取法於前人。人物師陳老蓮，花卉師陳白陽，山水師王麓台、僧石濤，翎毛、草蟲且師宋元，宜當時老於畫者之皆避席也。

胡鐵梅鬻畫於日本

皖人胡鐵梅，名璋，工畫，挾藝遊上海，獲貲頗豐。旋因經營《蘇報》及古香室棧扇店，盡罄其貲，乃挈所娶日婦東渡，仍以鬻畫自給。日人慕其名，求畫者輻輳。歿後，為營一小塚，樹碣於旁，曰清國老畫師某某之墓。

上下畫

上下畫者，昉於泰西。光、宣間，日報、雜誌之遊戲畫常仿之。其畫自上自下觀之，形態皆同，蓋出於古鏡之背文也。一名圓轉畫。

太醫院處方

太醫院醫官恭請聖脈，皆隔別分擬，而又不得大有歧異。醫官患得罪，乃推一資格稍長者為首，凡用藥之溫涼攻補，皆此人手持鈕珠某粒為記，各醫生皆視為趨向。又所開之方，必須精求出處，故諸醫擬方，必用《醫宗金鑑》，以其不能批駁也。至次日復診，照例不能復用舊方，又不得多改，惟酌改藥兩三品，方為合格，故復診數次，即與初方宗旨迥不同矣。

官醫

官署所用醫生，專治監犯之病者，謂之官醫。蓋內外監獄，醫治罪囚疾病，官給以藥，選用醫生二名，年終稽考優劣。如醫治痊愈者多，照例六年屆滿，在內咨授吏目，在外咨授典科、訓科。

祝由科

黃帝《素問·移精變氣論》有祝由科，謂人病不用鍼石藥餌，惟焚化符籙，祝說病由，故曰祝由。湖南辰州人能之，常挾其技以游江湖，頗有驗，人遂稱曰辰州符。世傳祝由科書，序稱宋淳熙中，節度使雒奇修黃河，掘出一石碑，上勒符章，莫能辨，道人張一槎獨識之，曰：「此軒轅氏之製作也。」雒得其傳以療人疾，頗驗。明景泰時，徐景輝復傳其術。其治病也，能以病者所患，著於他物，而使其痊愈。如患贅疣者，則取刀劃木石等物，而本人之贅疣能潰破流血，漸至結痂而愈，毫不知所痛苦。其口唸咒語，以欺愚人耳，實催眠術之作用也。

蒙古醫士

舊制，選上三旗蒙古士卒之諳習骨法者，每旗□人，隸上駟院，曰蒙古醫士。凡禁廷寺人有跌損者，由其醫治，限以期日，逾

期則懲治焉。天台齊息園侍郎召南嘗墜馬傷首，腦岑岑然，蒙古醫士以牛膠蒙其首以治之，其創立愈。乾、嘉間，最著名者為覺羅伊桑阿。伊以正骨起家，至鉅富。其授徒之法，先將筆管戕削數段，令徒包紙摩挲，使與其節合接，如未破者，然後如法接骨，恆奏效焉。又有一人墮馬，別無痛苦，惟兩足欲前行而轉後卻，延蒙古醫士視之，謂不必用藥，但於空庭中選壯健二男子，兩手並舉對擲之。如言，擲數□次而放下，則行步如常。問其故，謂因墮重，肝葉翻背，非藥石可療，惟舉擲，方能舒展反正耳。

至居住蒙古本境之人，如有疾病，則延喇嘛診治，兼施針灸，重則更須誦經祈禱。喇嘛治病，雙手切脈，不說病源，不開藥方，無藥店，藥由喇嘛配給。藥不煎飲，研末和水飲之。通常之藥三種，為腦路不凍湯，烏郎湯，治風寒咳嗽等症，暢漢湯，治頭眩吐嘔等症，功用與內地之紅靈丹、平安散、四小飲等。藥品概由喇嘛自歸化運至。幼兒亦有種痘者，惟尚舊法，無牛痘耳。獸醫亦喇嘛充之，頗有擅長刀圭之術而能起死回生者。

藏醫雙脈並診

西藏之拉薩，每有患病者暴於日中，蓋藏人習慣也。藏人有疾，輕則偏體塗酥油，暴於日中，遇雨，則以絨覆病者，燒柏葉煙熏之。人之皮膚，為身體排洩之作用，若塗之以酥油，則皮脂腺塞，不惟無益，而又害之，藏人不知也。其患重病者，始延醫診視，醫者雙脈並診，所用之藥，丸散而已。

西康醫藥

西康番人有疾病，尚禱祈，或延喇嘛而誦梵經，或入寺院而拜佛像，畫符以避邪崇，問卜以測死生，人人皆然。亦間有番醫，而驗病之方，不察明堂，不究息脈，但以病者之溺一碗，用木枝攪之，觀其顏色泡影而已。至於用藥，亦有草木、鹿茸、麝香之類，惟用醫藥者少耳。光緒丁未，邊務大臣趙爾豐憫番人之疾苦，兼以漢籍軍民出關，醫藥不便，故由川省購藥餅，延醫士，赴裏塘、巴塘、鹽井等處，為人療病，並延痘醫前往，令其種痘。始而番人疑慮，繼則延醫服藥者絡繹不絕。乃奏明設局，廣延醫士，由公家給予薪資，於德格登科、河口、稻城，凡改流之處，皆設有醫士，自是而醫藥始盛行矣。

傳青主善醫

傳青主善醫，傳世者有婦科書，顧不徒精婦科也。其鄉人王堯客都門，忽頭痛，經多醫不效，就診於太醫院某，按脈畢，命之曰：「此一月症也，可速歸家料理後事，遲無及矣。」王怏怏，急治任旋里。會傳入都，遇諸途，問王歸意，以疾告，曰：「太醫院某君，國手也，盍請治之。」某歎曰：「僕之歸，從其命也。」乃具告所言。傳駭曰：「果爾，奈何？試為汝診之。」按脈良久，歎曰：「彼真國手也，其言不謬。」王固知傳技不在某下，泫然泣曰：「誠如君言，真無生望矣。然君久著和緩名，乃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？」傳又沈思久之，謂曰：「汝疾萬無生理，今思得一法，愈則不任功，愈亦不任過，試之何如？」王大喜，求方。傳命歸家，備覓健少所用舊氈笠□餘枚，煎濃湯，澆成膏，旦夕服之。王諾而別，歸家如法治之，疾果愈。尋至都見傳，喜慰異常。更謁某，某見王至，瞿然曰：「君猶無恙耶？」王具以傳所治之法告之。某歎曰：「傳君神醫，吾不及也。吾初診汝疾，乃腦髓虧耗，按古方，惟生人腦可治，顧萬不能致。今傳君以健少舊氈笠多枚代之，真神手，吾不及也。若非傳君，汝白骨寒矣，謂非為鄙人所誤耶！醫雖小道，攻之不精，是直以人命為兒戲也，吾尚敢業此哉！」送王出，即乞休，閉門謝客，絕口不談醫矣。

傳善醫而不耐俗，病家多不能致。然素喜看花，置病者於有花木之寺觀中，令與之善者誘致之。傳既至，一聞病人呻吟，僧即言為羈旅貧人，無力延醫，傳即為治劑，輒應手愈。

某婦姓妒，常疑夫有外遇，忽患腹痛，輾轉地上。其夫求之傳，乃令持散瓦缶，置婦榻前，擣千杵，服之，立止。一老人痰涌喉間，氣不得出入，其家具棺待殮。傳診之，曰：「不死。」令擣蒜汁灌之，吐痰數升而甦。凡患瀉者，遇傳無不瘳。用藥不依方書，多以意為之，每以一二味取驗。有苦癆瘵者，教之胎息，不三月而愈。

俞嘉言以醫名於時

俞嘉言，本姓朱，明宗室也。明亡後，諱其姓，加朱以袴為余，後又易未以別為俞。江西人，僑居常熟。往來錢牧齋之門，結廬城北，以醫名於時。

牧齋家居，一日，赴親朋家宴，肩輿歸，過迎恩橋，輿夫蹉跌，牧齋亦仆地，及歸而忽得奇疾，立則目欲上視，頭欲翻於地，臥則否。延醫診治，不效。時嘉言適往他郡治疾，亟遣僕往邀。越數日，始至，問致疾之由，遽曰：「疾易治，無恐。」因語掌家政者曰：「府中輿夫強有力善走者，命數人來。」至，嘉言命飫以酒飯，告之曰：「若曹須盡量飽餐，且可嬉戲為樂也。」乃令分列於庭之四隅，先用兩人夾持而行，自東，則疾趨之西；自南，則疾趨之北，無一息停。牧齋殊苦顛播，嘉言不顧，益促之驟。少頃，使息，則已霍然矣。時他醫在旁，未喻其故，嘉言曰：「是因下橋倒仆，第幾葉肝搖摺而然。今掖之使疾走，抖擻經絡，則肝葉可舒，既復其位，則木氣敷暢而頭目安適矣，非藥餌之所能為也。」

常熟顧宦某致仕家居，其夫人年已五□，忽嘔吐不欲食。諸醫群集投劑，俱不效，邀嘉言視脈，側首沈思，遲久而出，拍顧宦肩曰：「高年人猶有童心耶？是娠，非病。吾所以沈思者，欲一辨其男女耳。以脈決之，其象為外陽裏陰，必男也。」已而果驗。

常熟北城外多敗屋，率停柩，嘉言居其地。偶見一棺似新厝者，而底縫流血若滴，大驚，問之於其鄰，則曰：「頃某鄰婦死，厝棺於此。」嘉言亟覓其夫，語之曰：「汝婦未死。凡人死者血黝，生者血鮮。吾見汝婦棺底流血甚鮮，可啟棺速救也。」蓋婦實以臨產昏迷一日夜，夫以為死，故殮焉。其夫聞言，遂啟棺。診婦脈，未絕，乃於胸間針之，針未起，而已呱呱作聲，兒產，婦亦起矣。夫乃負婦抱兒歸。

一日，嘉言往鄉，舟過一村，見一少女洗衣於河，注視久之，忽呼停棹，命一壯僕曰：「汝登岸，潛近其身，亟從後抱之，非我命，無釋。」僕如其言。女怒罵大呼，其父母聞而出，欲毆之，徐曰：「我，俞嘉言也。適見此女將櫻危症，故救之，非惡意。」女父母素聞其名，乃止。嘉言問之曰：「汝女未痘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嘉言曰：「數日將發悶痘，無可救。吾所以令僕激之使怒者，乘其未發，先洩其肝火，使勢少衰，後日藥力可施也。至期，可於北城外某處取藥，毋遲。」越數日，忽有夜叩其門者，則少女之父也，言女得熱疾，煩燥不寧。乃問以膚有痘影否，曰：「有之。」慰之曰：「汝女得生矣。」遂畀以方劑，歸而藥之，痘暢發，得無恙。

嘉言之治疾也，尤加意貧人，常於藥籠中貯白金三星或四五星，有貧人就醫者，則語之曰：「歸家須自檢點，乃可煮也。」其人如其言，得金，若天賜，藥未進，病已釋其半矣，此揣知病人心理之作用也。

秦景明精痘科

秦景明，婁縣人。以醫名於時，治痘疹尤驗。一日，應鄰邑某家之招，晨泊舟郭外，見一女於橋陰織布，謂其僮曰：「汝試往，抱其腰戲之。」僮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必飽老拳。」秦曰：「我在，何懼！」僮如其言，潛往女後，力拑之。女大駭，村人畢集，將執僮，秦遙呼曰：「吾所使也。」村人多習秦者，招之登岸，詢以故。秦問女尚末痘乎，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是將出痘，然毒伏於腎，見點復隱，則不可藥，吾故驚之，俾毒提於肝，乃可著手。」眾愈擁之，求為作劑，秦曰：「某家病方亟。離此數里，有某姓者，術頗工，可延之來。」某至，即舉手賀曰：「是兒，我早知其痘險，今幸作驚痘，非絕症矣。」眾告以秦事，某乃執弟子禮以事秦，終其身。

秦技絕人，惟好博。嘉定之南翔有富家，兄弟俱卒，妯娌共一子，年數歲，出痘，其母飛舟迎之，限以晷刻。至則秦在博局，託以潮逆，遲遲而來。至翔臨視，已成反關，不可為矣，拂衣欲去。延賓者尼之，謂遠道來，不一飯而去，非禮也。延入別室，則兒母已出，一手提其鬚，一手握刀曰：「我今飛棹來迎，此間非長江，何有潮汛？即畏顛播，輕輿急轆，我不吝數□金。前時許，點尚顯，復隱之故，由汝致之。兒不能生，我不欲生，若亦不得生也。我刺若，即自刺，不忍見兒之絕耳。」秦大窘，曰：「孽矣。」婦復激之曰：「若有仙名，而不能療一兒，殊盜名耳。」秦俯仰間，曰：「有一策，姑試之。」乃令掘一坑，置席其上，臥

兒坑中，畚黃土，徧擁其身，惟露面目，煎藥水灑之，復以席覆其上。婦鑰其門，偕秦共守之。夜半，忽奇臭不可耐，秦躍然曰：「生矣。」出兒視之，痘已復顯，但皮敗肉腐，悉成通癩矣。秦又欲歸，婦仍尼之曰：「留此半月，願奉千金為壽，即於我鎮懸壺。君家中事，令徒可了之。」復日約數人，與之局戲，秦亦樂而忘歸。

張本元善針人

臨邛張本元，先世務耕，不聞以醫傳，本元亦未從醫游，忽自許能醫善針。人莫知所授，不敢試，技無所效，於是時人為之諺曰：「偽大夫張本元。」會彭端淑之戚張氏婦艱於產，數日，舉家惶怖，不知所為。本元至，命取婦褻衣一，履一，以箕加其上，口吐鍼，鍼之，囑曰：「產時頂上有鍼孔，須泥以飯。」張氏漫應之。俄而生子，視頂上，果然，急如囑。張驚且喜，始知其能。端淑之世父楚錫苦瘡疾，請鍼之。本元曰：「鍼其腓。」楚錫戲之曰：「吾病在首而子鍼吾腓，可乎？」本元漫應之。鍼甫半，忽折，徐試其踵，呼曰：「出。」鍼躍然出，達於梁。又為人治癆疾，鍼其脊，終身無恙。自此而本元之名漸著，聞者爭造其門，所試輒效。與之錢，不辭，不與，亦不責報。於是時人復為之諺曰：「神鍼張本元。」其鍼之長，或尺或數寸，約計有七□餘枚。將用，則取諸口中，言笑飲食率如常，不覺也。無子，一女。鍼法傳於女，女死，遂不傳。

李隆古肆力於醫

李雅化，字隆古。嘗就試於有司，不售，遂棄去，肆力於醫。居屋方不盈丈，以聯葦間之，外延賓，內置牀席煤灶，與婦處其中。每客至，啜茗相對，清談竟日，不聞屋中警歎聲。屋前多疏竹叢花，列怪石，寂靜如荒村。有叩門求醫者，不以風雪炎暑辭，與之貲，多寡不較也。

耕雲子自謂非醫

秦產有耕雲子者，順治時隱於楚江之西。人有扶病過其前者，見而即止之，語其故，治以藥草，遂愈，酬以錢，不受，曰：「吾非醫者，惡用此！」

陳文明善治病

陳啟見，字文明，祁陽人。祖籍排山，以醫起家。順治時，王師征兩粵，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，過祁，屬縣令訪名醫，令以文明應。及入診，投劑立愈。文明嘗遇異人，傳瘡二方，療治如神。每歲治藥盈斗，隨證施予，不稍吝。

陸麗京善醫

錢塘陸麗京，名圻。善醫，遂藉以養親，所驗甚多。有人病亟，夢神告之曰：「汝病在腸胃，得九□六兩泥，可生也。」且以告其友，友默然，良久曰：「嗟夫，此陸圻先生也。」圻字，分之為斤為土，其姓為六，合之，乃九□六兩土也。即迎麗京至，下藥，立愈。由是名聞吳、越之間，爭求其治疾，戶外屢無算。

醫方書藥別名

德州田山薑侍郎愛癖好新奇，凡病，醫以方進，必書藥別名，如人參曰琥珀孫，黃耆曰英華庫，甘草曰偷蜜珊瑚之類，【唐進士侯寧極撰《藥譜》一卷，盡出新意，改立別名，凡一百九□品。宋陶穀《清異錄》亦有之，蓋逐述侯籍也。】書俗名者不飲也。

沈去矜醫愈毛稚黃姬

毛稚黃有小姬，嘗病療，勢日殆，瘳甚，見骨矣，遣人速沈去矜臨診。沈至，曰：「毋恐。」以一刀圭愈之。毛大驚，歎曰：「曾聞敵二豎過於五丁，東陽顧影，腰帶幾何，何竟具神力乃爾？」

孫翁有神針

陽城東郭有孫翁者，善針灸。所居鄰大道，多逆旅，一日，徘徊門外，遇一過客，鼻懸瘤如罌。孫見之，曰：「胡不去諸？」客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孫曰：「姑試之。」客曰：「刀割乎？」孫曰：「否。」客曰：「藥線乎？」孫曰：「否。」乃令客赤足踏針跗，有頃，孫曰：「覺有氣自頸而注乎？」客曰：「然。」又有頃，孫曰：「瘤之帶覺若癢而濕內注乎？」客曰：「然。」又有頃，去針，而瘤若失，僅結痂鼻端，如錢許。客大喜，詢姓名，欲酬之，而孫已避去。客固巡撫委員，採疏於陽者也。事已，復命，撫駭問瘤去狀，客以實對。

撫有母，四體不仁，臥三載矣，飛書陽城令，使速孫。孫至省，謁撫，問故，撫揖之以答曰：「吾母抱疾三載矣，諸君之能，願起廢焉。」孫入診，母僵臥於榻，熟視良久而診脈，曰：「姑試之。」針焉，而後茶。茶已，令二婢扶以坐，能坐矣。再針而進餌，餌已，令扶至床前，揉股而垂足，足能垂矣。再針而進飯，飯已，令四婢扶以行，能行矣。撫大喜，授餐適館，有加禮，酬以金帛，辭不受。撫詢其家口，孫曰：「止一子，方肆武，未售也。」談次，詢其術，且曰：「吾母之疾，經多醫不能愈，子能立起沉痾，何也？」孫曰：「秦越人有言，吾非能生人，能生夫不死之人也。漠然無分，天道自運，針之謂矣。蓋頭為精明之府，鼻屬足，陽明胃經，余故針其吏之跗也。風中腑者多著，四肢手足拘急不仁，面加五色，惡風寒，余故三針太夫人而除其風也。平之寧之，將之盈之。然則余非能起人，能起夫不終痿之人也。」撫拍案而歎之曰：「極乎禱乎，神如斯乎？」居久之，孫之子俄嶷冠鮮衣而入，孫駭曰：「若何來？」則新中是科武解元矣。蓋子本魁梧，撫亦以此報德也。子名紹武，是年為康熙己酉科也。

董道士治病

董道士，康熙時居江寧信府河之土地廟，與人語，或莊或誕，群目為顛，一日，手木魚，入市狂走，口喃喃作誦經狀。群小兒環而譁曰：「道士又顛矣。」曰：「毋恩我，此地將焚，亟為禳解。」居人怒曰：「顛漢欲放火。」告縣官，實諸獄。不數日，其地果有火災，始得釋，人以此競異之。

某家有孤崇，招董至，以紙燭照室四隅，崇遂絕。見人病，雖甚危，掇塊拾草以與食，皆立愈。富貴貧賤之人爭邀致之，無難色，其不往者必不起矣。龍江關抽分郎中某疽發於背，晝夜呼號，群醫束手。董往視，曰：「易耳。」令袒伏，索熨斗，熾炭舉置創上。家人駭絕，而病者寂然，俄熟睡，董竟去。郎中醒，曰：「不知渠以何物置吾背，涼爽沁心，所苦頓失。」視其創，已結痂。追及之，謝以金帛，不受。漢口李道士亦顛者，忽偏告人曰：「江寧董道士，今日死矣。」有賈於楚者，歸問之，果以是日死，人始驚為仙也。

潁州道士醫某少年

潁州某少年為邪所侵，疾深矣，家人謂不可活，置之路旁。忽有道士過之，自言能醫，命取重數□斤之鐵鎚，鎚病者頭面。父母泣曰：「病已至此，鎚一下，頭立碎矣。」道士笑曰：「無傷也。」及鎚下，病者若不知，輒有二寸許美人自口躍出而滅。凡百鎚，口出百美人，形狀如一，少年立愈。病者之見美人，目眩故也。

張道人以導引治人病

康熙時，有張道人者至長沙，以元門清靜導引，治病有效。或問之曰：「予見人以坐功而致病者多矣，未見有以坐功治病而有效者也。今先生用之而效，何也？」道人曰：「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，如醫以一方而療眾疾，非獨不效，必殺人。今我因病以用法，如醫者診病以處方，所以能起沈痾如操券也。」

李靜嵐知醫

德州李靜嵐知醫，嘗以方書療家人疾，立效。會母夫人病下痢，侍湯藥，謂必以梅諸治之，群醫不可。既而病劇，瀆藥時，覓得，藏袖間，潛投之，果愈。

吳允誠療邵長衡肺疾

吳允誠，儒以醫名，謹厚長者也。與人交，無貴賤，必以誠。試其藥，皆精良多驗，人翕然信之。邵長衡夙有肺病，氣逆上壅而為喘，遇秋輒作，作則憑几危坐，瞠目雙肩，撼膺呀吸，累晝夜不能就枕。少間，輒復作，及冬，乃已。吳治之，護其元氣，補

以葳苈，屏去疏快耗削之劑，而疾漸減，未涉冬，愈矣。

盧子繇弱冠處方藥

盧之頤，字子繇，生而魯。九歲，依父習禪坐，見一身世俱空之境，隨詣聞谷禪師，以三語令參，能舉心為對。弱冠，忽處方藥，有合。其師王紹隆，亦名醫也，與講《內經》、《素問》，不得其旨，其後討論張仲景《傷寒》，忽大出辨駁以困之。明年，即攝講席。

陳馭虛治疫

陳典，字馭虛，京師人。性豪宕，喜聲色狗馬，為富貴容，而不樂仕宦。少好方，無所不通，獨以治疫為名。疫者聞馭虛來視，即自慶不死。京師每歲大疫，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。康熙辛未，方望溪侍郎苞游京師，僕某遭疫。陳命市冰，以大罌貯之，使縱飲，須臾盡。及夕，和藥下之，汗如雨注，遂愈。方問之，曰：「是非醫者所知也。此地人畜駢闐，食腥羶，家無溷區，汗滌溝溝，而城河久堙，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，方春時，地氣憤盈上達，淫雨汎溢，炎陽蒸之，中人膈臆，困憊忿蓄而為厲疫。冰氣厲而下滲，非此不足以殺其惡。故古者藏冰，用於賓食喪祭，而老疾亦受之，民無厲疾，吾師其遺意也。」

方嘗造陳，見諸勢家敦迫之使屬至。使者稽首階下，陳伏几呻吟，固卻之。退而嘻曰：「若生有害於人，死有益於人，吾何視為！」陳與貴人交，必狎侮，出謾語相訾訾。貴人意不堪，然獨良其方，無可如何也。

方之得交於陳也，以大理高某。高之親疾，召陳，不時至。獨方召之，夕聞，未嘗至以朝也。家日饒益，每出，從騎□餘，飲酒歌舞，旬月費千金。或勸謀仕，則曰：「吾日活數□百人，若以官廢醫，是吾日殺數□百人也。」諸勢家積怨日久，謀曰：「陳君樂縱逸，當以官為維妻，可時呼而至也。」因使太醫院檄取為醫士。陳遂稱疾篤，飲酒近女，數月竟死。

陳之杜門不出也，方將東歸，走別陳，陳曰：「吾踰歲當死，不復見公矣。公知吾謹事公之意乎？吾非醫者，惟公能傳之，幸為我德。」乙亥，方復至京師，陳柩果肆。遺命，必得方文以葬。方應之，而未暇以為。又踰年，客淮南，始為文以歸其孤。

李延罡行醫自給

李延罡自上海來平湖，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，以行醫自給。有延之治疾者，數百里必往。視疾愈，不責報。或酬以金，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，不論美惡。由是積書三□檣，繞臥榻折旋，皆書也。

鄒興鑑為傷科

傷科鄒興鑑，少隨父客寧鄉之潭灣，從某習拳勇，□餘人莫敢近。某授之符術，凡刀傷跌損，筋骨斷折者，噴符水揉之，輒效。劉某自高樹墮下，氣垂絕，稍扶動，骨碎，察察有聲。興鑑如其法，移時，其人遽能立，不數日，愈。張某凶悍，為怨者叢毆，幾斃，診之，曰：「內血已泛，逾刻死矣。」亟噴水施創處，忽鮮血迸涌，旋吐紫黑血數升，睡片時，呼飲，曰：「予死復甦矣。」後遂改行為善。其他亦活人無算，不居功，亦不受謝也。

宋道人工按摩

宋道人者，長治人，少孤，為人牧羊霍山中。一日，失羊，群牧皆徬徨無所措，宋年□三，獨入深山求之。行二日，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，四無人跡。僧面生黃毛，長寸許。心知有異，跪而陳其故，僧張目曰：「爾羊固在，須中秋可得，今且歸矣。」宋出，告群牧。及期，約伴往，果得羊，又溢出四五百頭。尋僧，已不見。眾議鬻其溢者，得百金。已而分金不平，遂聞之官，官盡歸其金於宋。其徒王姓者，心利其貲，故為好語，致宋於家，陽為之權子母。夜，令婦人入室，而已睡其後，誣以姦而逐之。宋失貲，無所依，乃復入山行。

久之，宋見茅庵，則別一老僧居之。泣拜，告以故，請留執樵採。久之，乃許。老僧不甚食，廚所有，惟燕麥芋魁，食之，遂不飢。居五載，僧遣之，宋留侍不行。僧顧曰：「子謹愿，奈具鈍根何！」視壁上，有所畫古丈夫五，一正面，一側面，一背面，二人偶坐其旁。曰：「但日日目此，骨節寸寸，皆須留意。」宋茫然不解所謂，日坐臥其下而已。及夜，夢二人自壁下，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，宋忽豁然有省。一日，僧遠出，留宋居守，則虎狼蹄跡，交錯於庵之前後。越七日，僧歸，謂宋曰曰：「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，汝當隨往。」比行，及半途，又謂曰：「汝且止此，聞木魚聲，乃來迎我。」遂徑去。宋候移晷，飢甚，輒躡蹤往，道阻一河。河上有翁嫗方視二童子汲，宋叩師所往，曰：「此處無人居，安得延僧誦經。」不得已，渡河而前，則峭壁插天，更無蹊徑。條聞木魚聲在北山上，馳赴之，又聞聲在南山，顧視，日已晦，有虎百□餘咆哮而至。急趨投翁嫗所，木柵石屋，亦有雞犬。翁出叱之，群虎皆弭耳去，招宋留宿，啖以麥粥。味爽睡覺，則身臥磐石，屋柵不見，驚愕久之。遵舊路，欲返庵，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者，問之，則跌傷折骨。宋審其穴脈，試按摩之，應手而愈。延過其家，飲食之，因留居焉。自是為人按摩，雖骨已破碎者，無弗愈。後居福山王家，年已七□三矣。

莫際曙醫茅店婦

湘潭宋某臥疾，將不起，聘莫際曙往視。憩道旁茅店，店婦捧茶進，未以病告也。莫詫曰：「汝有病，病且深，然及今尚可治。」為書方，給錢市藥。越旬日，再經其地，問之，婦病若失，叩頭謝。莫喜曰：「無須也。宋君病，我治之瘳，謝金可持贈汝也。」並書善後方與之。

張岳來用附子

康熙時，襄陽有名醫張岳來，名湘，用附子必重三四兩，謂必如是而始奏效也。

蒙古醫療周尚白傷

周尚白，名菽，終身客游。嘗依吳季方於永平，登盧龍塞，訪田疇故壘；陟望海臺，尋漢武遺蹤；上馬鞭山，弔孤竹少君之家。一日，驅車出關，欲曠覽邊塞險隘。經長城，墜車，車輪轉股上，股斷。遇蒙古醫，置股於冰，令僵，徐剖肉，視骨，粉碎，為聯綴，緝桑皮紉之，飲以藥，五日而能行矣。

行頭醫愈世宗頭風

行頭醫吳鑑者，安徽人。雍正朝，官太醫院判。世宗苦頭風，群醫束手，鑑一藥而愈，賜之，不受，問所願，以此業請，許之，子孫遂世其業。凡各行納稅，必經吳姓者簽名，其職在商吏之間，如經紀焉。

桂附與犀黃並下

雍正癸卯秋，山陰金晉民以應鄉試至杭，臨場，患時疾，煩躁，壯熱絕食，人以傷寒目之。延老醫張獻夫視之，與大劑桂附，晉民從子璿玉有難色。獻夫曰：「非此，不能入試矣。」日晡，獻夫又至，曰：「紹興太守亟請渡江，此證，惟閔思樓能接手也。」璿玉卜之吉，即依方，頻頻與之，覺煩躁消而能寐矣。翌晨，思樓至，用犀角地黃湯，人咸賦異。思樓曰：「非此，不能入試矣。」索獻夫方觀之，笑曰：「昨桂附，惟張能下，今犀角，惟某能下，安排入闈可也。」因服數劑，即舉動如常。不數日，入試。獻夫亦不復至。一人患疾，數日之間，桂附與犀黃並用，絕奇。

葉天士更□七師而成名醫

吳縣葉天士，名桂，以醫名於雍、乾間。自年□二以至□八，凡更□七師。聞某人善治某症，即往執弟子禮，既得其術，輒棄去。生平不事著述，所存者《臨證指南醫案》□卷，亦其門人取其方藥治驗，分門別類，集為一書，附以論斷者，非盡天士本意也。

某年，江西張真人過吳，遭疾幾殆，服天士方，得蘇，甚德之，而思所以厚報之者。天士密語之曰：「公果厚我，不必以財物相加遺，惟於某日某時過萬年橋，稍一停輿，謂讓橋下天醫星過去可也。」真人許之。而是日是時，天士適從橋下過，於是蘇城內外喧傳天士為天醫星矣。

天士之母老矣，病熱而脈伏甚，似寒證。天士審證立方，中夜，獨步中庭，搔首自言曰：「診他人母，必用白虎湯。」其鄰叟某亦行醫者，竊聞之，次早踵門獻技，用白虎湯一劑而愈，其名頓起，而不知其即出於天士也。

天士有外孫，甫一齡，痘閉不出。其女抱之歸，求治，天士難之。女憤，以頭撞門曰：「父嘗謂痘無死證，今外孫獨不得活乎？女請先兒死。」即持剪刀，欲自刺。天士不得已，俯思良久，裸兒，鍵置空屋中，自出外，與博徒戲。女欲視兒，則門不可開，遣使數輩促父歸。博方酣，不聽，女哭欲死。至深夜歸，啟視，則兒痘偏體，粒粒如珠。蓋空屋多蚊，借其嗜膚以發之也。

木瀆有富家兒，病痘閉。其父念非天士莫能救，然距城遠，恐不來，聞其好鬪蟋蟀，乃購蟋蟀數□盆，賄天士所厚者，誘以來，出兒求治。天士初不視，所厚者曰：「君能治兒，則蟋蟀皆君有也。」乃大喜，促具新潔大桌□餘，裸兒臥於上，以手輾轉之，桌熱即易，如是殆徧。至夜，痘怒發，得不死。

一日，天士乘輿過市，見貧家送葬，棺底滴新血數點，急呼，止其棺。舁棺者素知其技紳，遂止之。問死幾何時，曰：「昨將夕。」曰：「男乎，女乎？」曰：「未產婦也。」曰：「速歸，可治。」其夫叩首哭泣，隨天士輿後，而觀者隨往甚眾。至其家，命啟棺，舁尸至床，去殮服，按右手脈，曰：「可救。」取長針一枚，解胸前衣，當心一針，哇然一聲，產一子，而婦有歎息聲，觀者歎服。或問之曰：「術固神矣，然何以知其不死？」天士曰：「此無他，適見之血，鮮而不敗，故知其未死。及按脈細審，乃知腹中兒手將母之胞絡擱住，絡近於心，心痛暈絕。特以針刺兒手，畏痛，手縮，焉得不媿。兒既生，母亦不死矣。所險者，在針之分寸耳。」天士言未已，眾中一少年伸臂求診，天士診視良久，曰：「當速歸，今晚必死。」觀者大愕。有進而詢其故，曰：「公等視之，彼固健康人也，然吾以脈理審之，其腸已寸斷矣，安得不死。」蓋少年乃產婦對門銀錢局之夥，聞眾口一聲，言天士有如神之技，心不平，午膳方罷，跳櫃而出，排眾入室，求診視為戲。詎飯飽不宜跳，跳則腸斷。至晚，果死。於是喧傳天士之死而知生，生而知死也，名益振。

又一日，天士徒步自外歸，驟雨，道亡壞，有村夫素識之，負以渡水。天士語之曰：「汝明年是日，當病死，及今治之，尚可活。」村夫不之信。屆期，瘍生於頭，舁至天士門求治。與金，遣之，曰：「不能過明日酉刻矣。」已而果然。

或患肺癰，委頓欲死，天士曰：「此非外治不奏功。」乃反接而縛之，令人取冷水一盆，當頭淋之，復以刀刺其心坎，膿血隨出，約斗餘，藥敷瘡口而愈。後詢其故，天士曰：「肺居心上。此人患癰，肺下垂包心，心不可見鐵，故以冷水驚之，使心上提，乘隙入刀刺肺也。」

某家娶婦，甫卻扇，而婦暈絕，延天士診之。天士掩鼻入房，視之，曰：「易治耳。」令人舁婦至中堂，命取人糞數桶，圍置而攪之，穢氣蒸騰，婦遂甦。葉曰：「此為香麝閉氣所致，故以穢氣解之。新房須撤去香物，方可入，再發，恐不治。」如其言，果瘳。

某公子生二□餘年，素席豐厚。父督某省。是秋舉於鄉，賀客屬至，公子兩目忽紅腫，痛不可忍，延天士診之。天士曰：「目疾不足慮，當自愈。愈後七日，足心必生癰毒，一發，則不可治。」公子聞是言，不覺悲懼求救，天士曰：「此時不暇服藥，當先擬方以散毒。七日不發，可再議。」急求其方，曰：「息心靜坐，以左手擦右足心三□六遍，以右手擦左足心亦如之，每日如是七次。過七日，再診。」如法至七日，延天士視之，曰：「目疾如先生言，愈矣。未審癰毒能不發否？」天士笑曰：「前言發毒者，妄也。公子為富貴中人，事事如意，所懼者死耳，惟以死惕之，則他念俱絕，一心注足。手擦足，心火下行，目疾自愈矣。」

浙中某孝廉入都，道經蘇州，得疾，就診於天士。天士診之，問何往，曰：「會試。」葉曰：「頃所患風寒，一藥可愈。第內熱已深，陸行，必患消渴，壽不逾月，毋往。」因製風寒方與之，服藥果瘳，行動如平人。儕輩見其健，強曳以行。舟泊金山，共登覽焉。寺有老僧，亦以醫名。某中心惶惑，因更就診，僧言如葉，而意若猶豫。某因請救，僧沈思曰：「登車之日，多載美梨，渴則生食，飢則熟食，當有驗耳。」某如言食之，往返數月，竟無病。某歸舟至蘇，復見葉。葉大驚，問故，某具告之。天士乃變姓名往學於僧。一日，有以蠱就治者，腹膨然，氣不相屬。僧令天士擬方，乃用白信三分，僧曰：「似矣，然未也。汝知蠱之為蠱，而不知蠱之大小。腹中蠱已長二尺餘，少毒則不死，再與則避，無可為矣。當用砒礪一錢殺之。」因更方，囑曰：「夜必痛瀉，有異物，即取以來。」次日，果來謝，持赤蟲長二尺許，天士亦心服。學三年，盡得僧授而歸，自是所藥無不瘳矣。

某年夏，天士過磨坊，見健者方擁磨盤旋，問曰：「爾為外鄉人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速歸，不一月必死。」磨者疑之，問故，曰：「爾夜中必用蚊煙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殆矣。是物雖辟蚊，然久受其毒，不可救，汝速歸，猶及家也。」磨者大慟，即以是日奔歸。至某塘畔，夜昏，遇雨，見小舟，求附行。登舟，即有老翁坐於艙，磨者默然向隅。翁問故，告之。翁曰：「果然。然幸遇我，可不死。」磨者長跪哀之，遂同至翁家。翁飲以藥，浴以水，灸以火，蒸以桶，凡三閱月，曰：「可矣。」令人入城。適天士又經其處，見磨者勇健如初，因叩之，磨者述所遇。天士即偕磨者往見翁所，至則行矣。

天士一日乘輿出，有鄉人揖道左，求治，停輿診之，曰：「六脈均調，奚病耶？」鄉人曰：「某所患者，貧病也。聞公善治奇疾，故來求耳。」天士曰：「諾。」因令「拾道旁橄欖核種之，苗茁，乃告我」。鄉人如教。葉自是製方，必用橄欖苗。病家求橄欖苗，必於鄉人，鄉人益昂其值，期年，遂小康。

天士行醫久，後致富，然性好嬉戲，懶出門。人病危，亟請，不時往，由是獲謗。往輒奏奇效，故謗不能掩其名。以高壽終。

薛一瓢與葉天士齊名

薛一瓢，亦吳人，與葉天士齊名，而相忌。病者就天士，則必詢之曰：「曾就一瓢乎？」就一瓢，則必詢之曰：「曾就天士乎？」天士憤，大書榜其堂，曰「掃雪。」一瓢聞之，笑曰：「人謂天士不通，今果然矣。彼云掃雪，與我何干，縱其大掃可也。」因亦書二字榜其堂，曰「掃葉。」

有甲乙二人，各嗜食寒具。【即繳子，以麥糯粉和麵，搓如細繩，挽曲之而為環，油煎沃以糖食之。】甲啖至七□，有難色，遂自承其負。乙見甲食，大喜，強爭勝，竟盡百數，甫下咽而病作，舁就天士診之，曰：「無可為矣。」家人涕泣昇歸。或告之曰：「一瓢與天士皆以醫名，各不相下，恒有就天士言不治而一瓢得治者。今未就一瓢，烏知其不可救耶？」家人以為然，復舁就一瓢，亦如天士言，曰：「無可為矣。」家人固哀之，一瓢曰：「謂之無可為，斯無可為矣，我豈誑汝者。」不得已，舁病者出。將下階，一瓢忽問曰：「曾就他人求治乎？」曰：「天士耳。」曰：「天士云何？」曰：「如先生言。」曰：「果如在乎？其姑留此，一試吾技，亦以規汝家運之窮通。克濟與否，尚未可知。」言畢，遽入內室。有頃出，手藥一器，其色純皎，以飲病者，復以黑色藥一器繼之。病者腹如雷鳴，大瀉而愈。天士聞之曰：「我詎不知此，特不樂為耳。蓋病者患寒具充塞不化，法宜消導，而又慮其不勝，必先之以人參，固其元氣，然後得以奏效。」葉明知之，以病者家貧，不能備參，故告以無能為。一瓢意亦如天士，實為嫉妒所迫，自出參食之耳。

乞兒療李氏子蛇頭疔

山東陸宣子自京師來，為蔣衡言。李某之子，指甲中生肉管，赤色，頃刻長三尺餘，垂至地，能動，動則昏昧欲死。徧訪名醫治之，內府太醫至方上士俱縮手，逡巡退。某子於是取酒痛飲，引刀自斷之，出血數斗，氣絕。良久甦，復出如初。某子曰：「嗟夫，吾其死矣。」乞兒者，不知其姓名，以豢蛇為業，聞之而至，曰：「我能治之。」閭人叱之，乞兒曰：「爾勿然，速白公子。」李某大喜，延入，謂之曰：「果愈吾兒，吾分家產之半以與若。」乞兒乃劍負大蛇，昂昂入中堂，踞上座，口中謾罵諸醫者，曰：「公子所患，蛇頭疔也，其管通四肢百骸，絕則又出。若輩何能為！」請見公子。

初，乞兒家多金，其居室、衣服、飲食、輿馬之屬甚侈麗，賓客出其門下者，鬪雞走狗畢集，待妾僕從奔走左右，娼優歌舞縱酒，馳騁弋獵，無虛日。未幾病，病如李某之子。破家求醫，不可得。京師有白雲觀，每歲正月□九日，士女畢集，曰燕九，冀遇仙，或曰仙往往雜儂人中賣藥，或類乞丐。當是時，乞兒父亦往，果遇丐者，持大蛇，貌甚偉，心異之，問以子之病，曰：「能

治。」因請之，許諾。既至，曰：「命而子速呼其妻來，屏左右。」謂有一人留，子即不治。乃置大蛇於地，命乞兒妻曰：「無懼，其持此納諸袴中，兩股蹲地，繫袴孔以出，握蛇首定視，蛇首與肉管相對，蛇以氣吸之，則消。」不移時，果如其言。蛇則紅絲百道，僵臥死，乞兒竟愈。乞兒既見某子，如其法治之，某子亦愈。李某大喜，竟分其產之半與乞兒。

蒙古醫療斷舌

乾隆己未，京師某達官以姦僕婦，被婦咬舌尖，延蒙古醫治之。醫至，命殺狗，取舌，帶熱血鑲之，戒百日不出門。其後引見，奏對如初。

陳恬齋兄弟善醫

陳恬齋大令善繼侍其母查太恭人疾，日繙閱醫書，至抱書而臥，中夜有省，遂工醫。官四川及長蘆時，兩次奉命馳驛至京師、熱河，視裘文達公曰修及額駙福某疾。蓋文達及額駙曾奏謂「臣疾非陳善繼不能生之」，故都中有陳神仙之名。其弟宛青，名漢，精繪事，亦善醫。官禮部時，和坤召之，令視疾。漢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公杰，文端曰：「此奸臣，爾去，必以藥殺之，否則後不必見我。」漢遂謝不往，和啣之。時已保送御史矣，乃出為鞏昌府知府。

易三受醫術於張老人

易三，沅陵人，少學劍，恣游武漢間，為巨商衛藏。已而自謂弗善也，改而刺船，濟行者。年三〇餘居常德東市，賣漿宿旅。久之，有老人行乞市中，日呼易三門，求食，體有惡疽，潰而臭穢不可近。易心哀之，日貯孟食以給之。旋求僦居，亦納焉。老人朝出暮歸，踉蹌怪狀。室中人皆恨且置，易獨不然。居且一年，老人病痢，糞赤白下，雜疽臭，益不可近。易殷勤候息，無畏色。老人夜分呼易曰：「吾有意於子久矣，子誠善也，吾術可授子。吾固不患疽，不患痢，姑試子耳。」易諦視老人，體如常人。及視所下赤白糞，皆澄清可鏡，心異之。味爽，老人呼易步東郭高岡，授法，懷中所出乞食孟，取水，祝令沸，以短刀置孟中，水不仆，戒曰：「凡吾術，可以醫百病，祝水不沸，刀不豎，不可治，即治，不可受人財，又不可妄傳人。」易俯首謝。老人忽不見，遙聞有聲曰：「吾乃張姓也。」

易得術，急欲醫人，人無與醫者。適其穉子患腹痛，欲割治，妻不肯。乃伺妻出戶，潛祝水割腹，滌臟積。妻突入，號踊，乃以手覆所割處，無跡，立愈。由是漸醫外人，手到輒痊，不受酬犒，如老人戒。凡所治內外症，必割，必祝水令沸，刀令豎，乃治焉。數〇年中，病人就廬昇視者無虛日，四方貴官延治者，不遠數千里。乾隆庚午五月，中丞 某以監司董某言，自沅延入府治病。易惟魯，雖見達官，不為禮，又醫無方餌。中丞恣其野而誕也。易徑歸。久之，府中所治病，如其日月之限，皆愈。異之，屬董再延入府，將酬之也。易入，府中人無貴賤男女，皆羅拜，疑為仙也。至易出，主董署，延之一飯，不往。強之，乃赴。城中貴官單馬輦迎者，亦堅不往，必治病乃赴。酬白金二〇兩，不受。九月初，辭董登舟，風逆不得去。市人知者，群延之治病，日閱數〇人。每行市，步履如飛，觀者擁左右，呼易神仙。

陳益嘗於友人座見之，古心古貌，不苟言笑，意所必至，徑直無周旋。問其年，曰：「八〇三矣。」尚善啖肉食。其視病，以己手中指，診病者額，視指，輒知病由，不待病者言。不可治即不治，其可治亦不即為方，輕則摩撫立愈，甚則或取各色布歸，病者亦楮書姓名及生年月日，至家，祝水一盂，卷所取諸病者之布，叱符，向空焚之，即燼，揭病者年月姓名，次第以卜效之遠近，而病者異地告愈，其奇驗如此。以陳所見，亦未嘗用割治之方，或老而加慎焉。董嘗以繭數束贈之為衣，易不能卻，又不欲妄受，旋以繭為諸病者代所用之布。其所取病者神福胙，瘞不食，即食犬，亦斃。其去來供億，來則資人，去則自給而已。

易嘗語陳曰：「吾治病，吾不能知，有主之者，假吾手耳。求者誠則驗，不則不驗。吾藉受人報，歲可致巨萬，而貧如故。吾術非不傳，無可傳者。吾嘗授宋生，生得吾術，治制府某公病，受制府五〇金歸，詰之，誑應，五日死。凡吾術，必用元神水。元神水者，赤子之真，可以質幽明而無憾者也。」

初，老人授易術時，遺一盂，歸視之，金質，重六兩。後易父母死，薦佛事，闕金，鑲孟，乃得金〇兩，並薦老人。一日，老人忽至，以鑲孟詰易，易駭。老人乃袖出孟曰：「某日孟至我所，仍還子，子善寶之。」今其孟故在。易乃欲隨老人去，老人曰：「未也，待子年八〇六，再晤耳。」

易為人敦龐堅樸，雖出入貴官門，不以光寵自矜，歸則與子孫安耕鑿。有子四人，孫〇餘人。妻亦年八〇。易老而不著名字，人呼易先生，應；呼易神仙，應；即呼易三，亦應。

唐雄飛用藥與人異

唐雄飛，字正典，東安人，乾隆時生員。高才能文，不應試。以母疾，研究方脈。久之，無所得，出訪良師，亦無遇也。還遇異人，言論清異，謂雄飛曰：「脈非可學也。念子篤志，今授汝書。」遂以醫術名。其用藥與人異，〇二月各有主，凡治病必用之藥，下不踰時，疾必愈，有不治者，死矣。雄飛死，無傳書，惟手錄脈訣，其族人曰大悅者得之，以治病，亦應手輒效，與雄飛同。

王九峰使弟子書方

王之政，字九峰，丹徒人，博通典籍。年三〇餘，遭子喪，耳閉不聽，又為行醫者誤投涼劑，竟不通音響，遂自號聾子。聾子以有耳疾，不求仕，乃學醫，深通其術，名大振。其所至，求之者肩摩轂擊，駱驛不絕，多奇效。家居，每旦病者踵門，無慮百〇人。於中堂設座一，自據之，旁坐四弟子。每診一病者，屬弟子書方，口講指畫，應接不暇。又夙不計賞，聽自給，遇貧乏者，多施藥以濟之，以故求者益夥。不耐煩擾，遂就兩淮運使之聘，歲千百金。齷商有請者，多不就，曰：「吾不能以低顏仰富翁，而自賤吾術也。」

吳崧圃河帥嘗於暑月感熱而病，九峰投以清涼之劑，不效，奄奄就斃。又以附子理中湯治之，一劑而愈。談韜華觀察略無病形，診其脈，決以六月必死，後果然。

陳某為儀邸格格療病

陳某，吳江人，知醫。以謄錄生議敘州佐，謁選京師。一日在寓，見戴藍翎人牽馬來邀。問何所，但云府中。不敢辭，隨之往。至一處，入門數重，有內監出，引之，朱門綺戶，愈進愈邃。至一室，則繡帳雙垂，於帳縫中出一手診之。左右遞診畢，問臥者何人，內監即叱曰：「請君診脈，何問為！」乃易詞以探曰：「曾服藥否？」曰：「存方可查。」乃請方驗之，內監曰：「可，然此方無效，不足驗也。」閱方，略得大概，病者幼婦，症似產後，約略定方而出。明日，戴藍翎人復來，且云：「今日王爺在府，恐傳見。」乃盛服以往，則坐炕上者儀郡王也。見陳入，為起立，命坐，告以「病者乃格格，年〇六，去年已下降。今春妊，以少年不慎，半產。昨服先生藥，大好，幸終療之。」且謂左右侍者曰：「傳語格格，醫須望聞，不必避面。」乃復入診，陳已得解，乃大用芎歸，數劑而愈。再入，再見。以大緞一卷、荷包兩對、銀四〇兩酬之曰：「曹地山師傅謂汝高明，洵不誣也。今而後吾府中仗君為司命矣。」拜謝而出。地山，即文恪公秀先也。

陳洪璋醫愈沈大成疾

沈大成嘗病左指搐，繼而蔓於擊，上及於肩井。一醫曰：「此血不榮筋也。」一醫曰：「此風淫也。」後一醫曰：「此老而虛氣，血將竭也。」於是日投黨蓂、蒼朮、地黃之屬，無慮六七〇劑，而病益甚，佺然柴立，不能飯矣。乾隆某歲八月下旬，以陳退山之言，延其宗人洪璋診之，則曰：「溼痰客於脾胃，脾主四支，本病而見於末邪，得補而壅，所以胃受傷而不能飯也。不亟攻之，敗矣。」乃予二陳湯，加硝石，四服，病失其半。去硝，再六服而愈。

高岐山精小兒科

湘醫高岐山，乾隆時人也。承其祖父之業而益精，望色聽聲，即知人生死，用藥不本古書，尤精兒科。有富家兒病不食，且

死，乃延高。高囊藥而往，獨排斥群醫之言，謂可治，姑試之。乃令其家市肥瘦雜均之豕肉，出藥，共煮之，令兒以口鼻就肉，熱氣蒸騰，兒垂涎欲食，即以之食兒，病遂已。又嘗遇里中兒，戲於水。兒望見其至，故激水於路，阻其行。高曰：「勿爾，後三日必病，彼時欲我診，亦無益也。」三日果病，其家人為延高而不及矣。

范培園醫先下戶

鄞縣范培園以貧故，隱於醫。其治病，巧發奇中，自當道及薦紳士大夫以至貧戶，無不延之，終日肩輿行道中，不得少憩，猶苦未徧。然培園寧先下戶而謝高門，或終日無所得，弗以為恨。以是雖負盛名，而其家一貧如洗，不悔也。

李畏齋善岐黃

李畏齋，湘潭人。善岐黃，自號醫隱。常手錄方書，親鋤藥種之。比鄰有求醫者，皆就診焉。百里內外，造門延請，察其來意，知病可為與否，可則往治，應手輒效，否者不往，病亦終不愈。

潘龍田精於醫

潘掌綸，字龍田，湘鄉人，諸生。幼孤，事繼母孝。讀書善悟，兼通韜符王遁諸術，而尤精於醫。嘗策馬而行，見人臥道旁，視之，斃，察其狀，曰：「尚可甦也。」為刺尾間穴，則噉然呼痛，目炯炯立起。有謎姓子病，垂絕，龍田過其門，聞哭聲，入診之，用灸三壯，楔齒，少注藥，須臾呱呱泣，索乳矣。

袁羽高不泥古方

袁宗翥，字羽高，一字宗翥，瀏陽人。治醫，不泥古方，決人生死，輒奇中。戚女七歲疾篤，診之，曰：「不死，慮□八歲耳。」後果然。有兒死逾時者，察其脈，令炒麻黃數升，臥死兒其上，頃之，甦。嘗見兒嬉戲者，曰：「是兒某年當得廢疾以夭，今灸之，可免。」其母不信，卒如所言。有少年無疾而戲求診，診之，曰：「疾不可為矣。」少年笑而去。踰兩日，果死。

羅國瑛療人有奇效

湘人羅國瑛精醫，療人有奇效。不求謝，有得，以施貧乏。嘗戒其子孫曰：「凡治病，當以活人為心，人聞闖，尤宜戒游目。」

羅瘋子知病源

羅伯申，永明人。精《內經》，能知病源，斷生死不爽。病者圭勺沾口，立愈。晚年玩世自娛，每乘籃輿，命倒昇以行，人呼為羅瘋子。

郭宏翥之醫神於望

郭宏翥，永定國學生。幼讀書，未卒業，游學江漢間，得岐黃術，遂以醫名。中年，囊金數千歸，邑有公益事，多襄助之。其醫人，神於望，遇病者，目灼灼視良久，授之方，立愈。嘗至某家，見其僮，驚曰：「此子今日必死，宜急昇送歸。」至半途，腹大痛，抵家，遂斃。請其故，則曰：「僮陰寒結臟腑，俱成冰，死色已見面部。此素嗜冷物所致，盧扁無能為也。」詢之他傭，果信。

徐靈胎以醫活人

吳江徐大椿，字靈胎，一號洄溪先生，為電發檢討訃孫。以諸生貢太學，棄去，專以醫活人，常往來吳淞、震澤間。知水利，且嘗創新樂府，曰《洄溪道情》，不僅達於醫理也。乾隆辛卯卒，年七□有九。

席承裳不事方脈

席上錦，字承裳，東安人。生而穎異，精醫，不事方脈，以望聞為決。嘗聞隔舍兒啼，曰：「此有暴疾，試拂其睫，目不瞬矣。」為湯飲之，愈。姻家有二子，嘔不休，更數□醫矣。視之，曰：「無病。」飲以酒而愈。詢之，則以竊蜜而誤服油致然。或問酒安能制油，亦不言也。

郭興時治奇疾

風子郭興時，浙人，鐵冶亭制軍保嘗見之，殆百歲外人也。以醫家於京師，自王公大夫以及庶民之家，無不延請。能治奇疾，不可思議，亦坐是得謗，不以為意也。

冶亭家人有病，日或兩三至，不受謝。問其故，笑曰：「余日一出門，即獲錢□數千文，間遇鹽政、關部諸家，每索必數百。若輩無功於國，而坐擁厚賞，其所得，不過奸商惡僕魚肉百姓之脂膏，分而用之，不遭造物之忌。若公等清曹薄俸，竭錙銖之利以贖醫者，受之亦不安也。」時冶亭方官京朝，郭故為是言。

張朝魁以異術治外證

乾隆時，辰谿有毛矮子者，本姓張，名朝魁。年二□餘，遇遠來之丐，張待之厚，丐授以異術，治癰疽、瘰癧及跌打損傷危急之證，能以刀割皮肉，去淤血，又能續筋正骨。時有劉某患腹痛，驟撲地，瀕死，張往視，曰：「病在大小腸。」遂割開其腹二寸許，伸指入腹理之，數日愈。辰州守顧某乘輿越銀壺山，道險，忽墮巖下，折其髑骨，張以刀刺之，撥正，傳以藥，運動如常。

西山老佛善醫術

乾隆乙巳、丙午間，有順義民婦張李氏者，善醫術，兼通符籙祈禱事，病者服藥輒瘳。宦家婦女為之延譽，議以西山三教菴西峰寺與之居處，使為尼，號曰西山老佛。後燒香者眾，男婦雜沓，有司懲之，遂正法。

張刀刀醫術

孫文靖公士毅自藏回川，僕沈某墜馬，傷脊而僵，乃呼之曰沈駝。惠璠謔曰：「不意司馬家僕，化作柳州種樹奴也。」聞土人有張刀刀者，工咒水，使治之。張治病用兩刀，得此名。飭役喚之至，了無術家諸具，但索淨水一甌，令沈隱几，露其背，對水咒數四，蘸於手以塗之，上下既徧，乃出其刀。刀不甚銳，刃甚薄，迫脊骨劃之，自項至尻，約二尺許，無點血，沈亦不覺也。刀劃處，成一溝，別以小鉤爬掌，得一物，如琴之少絃，引其端掣之，亦徑二尺許，頗絢。又劃其右，亦如之。仍蘸水，塗而祝之，罔然無少痕跡，而如鉤者乃復如絃矣。

時胡青上別駕患下馬癱，未潰，痛不可忍，聞其技神，亦使視之。張曰：「此內症，非予所及。但承君之屬而不一顯其能，愧矣。」乃亦咒水塗患處，扶胡曰：「起。」胡方轉側單礙，張迫之，曰：「勿慮。」掖之起，坐牀沿，進履，曰：「立。」挽其手，曰：「步。」立而步，即赴牆陰溲焉，了不覺有舊患也。

舒榮治外證

舒榮，沅陵人。精醫術，治外證，不方不藥，取水一盂咒之，以指畫符，患者服之立瘳。或剖腹去毒，拭以水，創合而患者不知痛。乾隆末，福文襄、王康安、宣勇伯和琳督師征苗，榮在軍中，士卒中銃斃，飲水即瘳，全活數萬人，群稱為神水。

許某治木工傷

乾、嘉間，河南巡撫署前有棋杆一對，高可數丈，其顛木稍損壞，使某木工孫升而上以補修之，偶一失足，遂跌下，骨肉損傷，四肢零落，氣不絕者如縷。時有一善祝由科者許某，適過其地，見之，曰：「我有一術，稍誦符咒，即可就痊。」遂命將木工昇至一院，施其術，禁人窺視。過七日，行動如常矣。酬以金帛，不受，飄然去，不知所終。

金某治孫淵如脛

孫淵如官京師時，嘗被車壓，折脛骨，為金某治愈，惟右足尚較短左足寸許，服雄黃浸燒酒四□九日，足發赤斑而愈。金云：「骨皆可接，凡人之胎生各骨，如花木之枝，隨處可粘。惟須胃健，多進飲食，能生新血以益氣耳。若後生之骨，如齒牙、膝蓋、腦骨，則斷不能接。所以用雄黃燒酒者，雄黃能去瘀血，燒酒無損脾胃，瘀血不盡，雖治愈，遇陰雨必變也。」

青浦何氏□九世為醫

何元長，名世仁，青浦人。其先自宋淳安主簿侃始以醫著。至明，有天祥者，楊維禎為之作《壺春丹房記》。蓋何氏在宋、元、明，往往相仍為太醫，入本朝，不復為官，獨名其業以自食。自侃以逮元長，凡□九世矣。

元長幼以嬉戲墮水，有援之起者，視其人，忽不見。比長，貌修偉，盍背赤髭，目閃閃有光。為人多嗜好，初喜書畫篆刻，不欲為醫。然少孤，大父王模方以醫致盛名，終以其術授元長。元長卒繼之。為醫逾三□年，自節鉞大府衣冠勝流以至阜隸牧圉，日夜集其門。所得四方酬幣，累鉅萬，而歿無餘財，其意氣恢如也。

元長為醫，尤善望聞之法，決生死，無不中。金山人就診，元長驟曰：「爾溺於水乎？」與之方而去。已而其鄉人來，問之，則已霍然矣，因曰：「某疾，先生何自知之？」元長曰：「望其色，黑；切其脈，湛，非溺水而何？」嘉興沈某求治妻疾，以為癥，元長曰：「非癥也，妊也，可弗藥。」時沈固無恙，元長按其脈曰：「爾胃氣絕，不久且死，吾何為更與爾方。」沈大怒去，去而暴亡，其妻果產子。崇明何氏子患瘵，元長既與方，翌日，何氏子易衣，雜稠人中復來，元長忘之矣，及出方，與前無稍異。其處方，好參錯今古，不專一家。一日，門人疑某方非古，元長曰：「見某書某卷。」覆按之，果然。

某醫移肆就富室

有善醫者，初懸壺於市，未幾而移入坊巷，與某富室比屋而居。蓋諳知富翁年耄不講衛生，好食煎炒之品，久必患瘍，移肆就之，可因以為利也。及居一載餘，未聞其有疾，乃從旁探之，始知其雖飲厚味而必日進菜湯以滌蕩邪穢，故不為害也。

夏臥侯精診切

夏澤沛，字臥侯，益陽諸生。喜讀方書，尤精診切。嘗診一婦曰：「孕三日矣。」婦且信且疑，已而果然。又診一婦曰：「脈極異，必孿生，然生而不成。」後產三男，隨斃。及再孕，復診之，曰：「是亦孿生，可成也。」果生兩男。年三□九，語其友薛繩祖曰：「吾當死於今夏，心脈散矣。」至五月，果卒。

隸治富仁山脛

廬陵令富仁山，名興，嘗自言幼年隨任楚南，有事登衡山，馳馬峻坂，失足跌深澗，脛斷骨折，血流盈盃。昇歸，痛暈數次，醫療二月不效，膿血淋漓，宛轉牀褥。有一隸向習祝由科，自云能治，姑試之。啟曰：「公子幸勿畏，諸僕從亦毋驚駭，稍張皇，則吾術不驗矣。」於是息心靜慮，聽其所為。隸乃市桐油□餘斤，熾炭煮之，以長竹箬且攪且咒。須臾，油沸，投藥一刀圭，別索盆，瀉溫水。啟衾，扶富脛，以帛輕拭膿腐，漸就盆，咸以為將洗濯矣。隸突以沸油淋之，從者大駭。富覺脛冷如冰雪沁骨，頗爽適。隸淋油畢，以紙蒙而縛之。富熟睡一炊頃，撫之，骨接如故，試起履地，亦如常，無所苦。越數日，解紙縛，瘡痂已落，皮色依舊，無纖痕。隸曰：「此脛受傷甚劇，今雖愈，後遇陰雨潮濕，必隱然作痛，公子但記吾面目及醫治情景，即瘳。」如其言思之，遂止。

姚文信知醫

歸安姚文信公文田，少涉意於占驗，且知醫。董文恭公誥有疾，仁宗命診之。英煦齋相國和患胸瘍，醫皆謂不可理，就其家視之，覆奏可瘳。乃屑人稊為末，糝所患處，用刀劑，獲安。後因頒賞內府書籍，特賜蘇沈方。

鄧湘臬精醫術

新化鄧湘臬訓導顯鶴精醫術，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視學湖南時，湘臬嘗下榻署齋，時為太夫人診視。春海有句云：「造膝每當交讓樹，窺垣時見一方人。」

賴智堂醫貓咬

大埔賴智堂，名雲章，名醫也。嘗云：「人被貓咬傷，重者不治，亦能死。」道光癸卯，海陽令史某之僕李、羅二人以捉鄰貓，手指被咬傷，初視為平常，越二□餘日，李忽發寒熱，臂腕起小核，痛甚，雖知中貓毒，而無人能治之。數日，不省人事，聲如貓叫而殞。羅則過四□餘日，臂腕亦起小核，漸見氣喘，不思飲食，越五六日亦斃。甲辰，潮嘉道署有僕鄭三，亦被貓咬傷中指。越二□餘日，毒發，臂腕亦起核，按之疼痛。以曾目睹李、羅之禍，大懼，乞賴治之。賴思貓之傷人致死，醫書鮮載治法，當自出臆見，酌製二方治之，逾月遂愈。其方如下：

水藥方□二味，曰普救敗毒湯。防風，白芷，鬱金，製木鱉子，去油，穿山甲，炒川山豆根，以上各一錢。淨銀花，山慈菴，生乳香，川貝，杏仁去皮尖，以上各一錢五分。蘇薄荷，一二分。水煎，半飢服。口渴，加花粉一錢。丸藥方八味，曰護心丸。真琥珀，綠豆粉，各八分。黃蠟，製乳香，各一錢。水飛硃砂，上雄黃精，生白礬，各六分。生甘草，五分。先用好蜂蜜三錢，用黃蠟煮溶，將餘藥七味，共研細末入之，攪勻取起。丸如綠豆大，另用硃砂為衣。每服一錢五分，用滾水送下。每日夜先服湯藥，後服丸藥，各一二次。忌食五辛、魚肉、煎炒、發物。外用好薄荷油少許，由上臂塗至下臂，至傷處止。傷口不可塗，留以出毒氣。仍戒惱怒、房勞。

吳蘊山同幕以異術治瘡

道光時，有幕客吳蘊山者，向治度支，館安東，時病瘡。同幕有善祝由科者，俟吳瘡作時，攜其手，立日中，向日吸氣，畫符，吳覺遍身大熱，頃刻而止。

誦咒療病

許元仲在滇，一日，過五華山，輿人失足石上，傷其膝蓋，骨已中裂，不能步，乃借馬乘之。歸而輿人已來，視其膝，完好無恙，云倩一咒水者治之，費五百文。以一緡勞之，欣然去。明日，復來執役矣。士卒雖中鉛子洞胸著背，胥能搜而出之。術之高者，每口誦咒，作勢撮其患，擲於柱或牆。翌日，則患者病頓消，而土木潰爛矣。其次則須有生氣者代之，草木禽獸皆可，視其術之淺深。嘗縛一犬，撮瘡空擲，噉然長吠，若負重創。下者能以病者所患，移於非要害處，如痘有人眼者，可移之於臂也。

偽藥致誤

金良玉明經銓工詩善醫，作劑宗法東垣，審藥尤嚴，逐味揀之。自謂一生謹慎，然幾誤生命者屢矣。一為某家五歲兒病肺風，初用麻黃三分，不應；益以五分，又不應，第三劑益至七分，而額汗如珠，脈亦欲脫矣。急以人參五味止之，糝以牡蠣、龍骨，始痊。訪之，則前所用皆偽者，七分則真麻黃，不覺已過重矣。一為某店一主計，病水腫，以□棗湯逐之，再劑不應。因鑿前轍，索藥驗之，朽敗絕無氣味，命赴他店易之，一劑而愈。

張某行醫，兼賣藥。一日，以有事外適，令夥守店。夥忽內迫，邂逅一舊徒，倩之代庖。須臾歸，問徒曰：「有市藥者乎？」曰：「有。某人來市旋覆代赭湯一劑，已撮付之。」夥檢點一過，大驚曰：「代赭於櫛頂取之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誤矣，此信石也。緣鄉人多市以種菜，故蓄之，復慮兒童之戲弄也，故高置之。汝亟往告曰：『藥不良，須易之。』」計尚可及。」徒狂奔而去，未至數里，忽鄰有猛犬逐而噬，徒駭，歸告，夥急自往覘之，則哭聲盈耳矣。訟於官，醫請以藥渣驗視之，則諸藥均已白爛，信石尚宛然，乃治徒以過失殺人罪，而張亦破產。

某甲體素弱，偶病，為庸醫所誤，服麻黃二兩，汗出不止而死。事後皆咎醫，醫云：「醫書固謂麻黃不宜輕用，我故重用至二兩之多，何誤之有？」甲之弟乙時方應童子試，未獲雋，憤憤不平，稍患感冒，某醫以古方赤芍治之，轉成痢疾，亦因而不起。

黃樹人為醫於向忠武軍

鳳凰黃樹人，字穰生，嘗在向忠武公榮軍中為軍醫。其人短小精悍，聲如洪鐘，目閃閃如電，修髯方口，風采惻人。恆匹馬短後衣，張鬚眉，往來諸營幕，軍士皆竊竊頌黃先生不置。向薦其材，擢參將，不受。改同知，終其身。呼以官，則叱咤，呼先生，則喜。與諸將帥譚讌，科首跣足，袒身踞上座，咄咄不稍作，以此亦自知其不能官也。向薨，大營潰，落拓不自得。偶行至提督鄧

忠武公紹良所，請入見，樹人曰：「若帥見我，非我見若帥。」不往。鄧聞之，岸幘出，握手坐軍帳，請曰：「公能診吾軍，吾視忠武待公矣。」樹人掀髯笑曰：「丈夫遇知己不富貴，尚安能促促受驅策哉！」長揖逕去，挈難民渡江，以字卜休咎為食。亂定，所挈或富貴，致敬禮，言當日事，輒謝絕，不與通。其客向軍所得金，多散去，惟藏金謀奠室家。同治乙丑，泰興饑，竭以賑，蕩然無一存者，以故人咸詔為癩。樹人精武勇，嘗手鐵棒三□斤，大呼擊殺，拯其甥於粵寇中。寇數□百人，莫敢逼眄。然終其身不獲以武勇著聞天下。

某齏尹以辰州符治外症

項城袁端敏公甲三督師時，幕有杭州某齏尹者，佚其名，以習辰州符，兼為將士療傷，而性孤僻，不諧俗，尋即辭職。其後補官，卒以罪謫歸。

一日，齏尹以公務他往，有張某者，登几檢書，以口銜斗筆，足蹈空墮地，筆貫喉，不得出。端敏亟命速齏尹至，時已僵臥六小時，齏尹視之，曰：「猶可救，幸及喉之未洞也而治之。」乃戟指向口畫符，且誦咒良久，筆徐徐自出。未幾而目張矣，呻吟矣，不三日而平復如常矣。

有鄉人生瘍於背，醫為診之而不愈，潰腐加甚，瘡口已徑三寸許者，乃踵齏尹之門而求診焉。亟視之曰：「子來已遲□日，然必為除之，但須一旬乃瘳。」於是戟指畫符，並予膏藥，又取淨水一杯，俾持歸，供於灶，囑之曰：「明晨復診時，可攜水以至，當為汝療之。」翌晨，其人奉杯水至。乃令其背東坐，又戟指畫符，吸杯水噴之，更以三指撮瘡，擲之壁，若有聲者，仍掩以膏藥，瘡口遂合。尋取符黏之，曰：「愈矣。」其人至是病若失。

俞曲園談醫

德清俞曲園太史樾嘗曰：「有病不治，恆得中醫，賈公彥引此入《周禮》疏，非惟古諺，直是經義矣。潘玉泉方伯嘗為余言。『有病者延醫診治，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，持方至藥肆，而肆中適缺麻黃，以偽品予之，服之，無效。次日，醫至，詔曰：「豈用麻黃太少，不足以發之乎？」乃倍其數。而肆中以購得真麻黃，如方服之，大汗不止而死。』然此藥之誤也。又咸豐庚申、辛酉間，有兄弟二人，避亂於滬濱，同時而病。醫者各授以方，且戒曰：『病異藥異，切勿誤投。』而其家止一爨婢煎藥，竟誤投焉，次日皆愈。設使不誤，不將俱死歟？醫之不足恃如此。醫所憑者，脈也。脈失傳久矣。《史記·扁鵲傳》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，以此視病，盡見五藏癥結，特以診脈為名耳。又曰：『至今天下言脈者，由扁鵲也。』夫扁鵲特以診脈為名，則其精於醫，非精於脈也，而至今言脈者宗之。則是扁鵲特以為名，而後人乃真以治病，即此知其不足恃矣。《素問》有三部九候論，所謂三部者，豈今所謂三部乎？所謂九候者，豈今所謂九候乎？脈法既已失傳，醫道亦可不講。而懸壺之客，遍滿通衢，銜推之名，被之屠沽。又以其書傳自黃帝，其職列於周官，從古相承，莫之敢廢。父母之於子女，子孫之於祖父，苟醫藥之不具，即慈孝之有虧，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。」

醫者療病之奇

浙東某宦江南，以事至常州，其妾忽臨蓐欲產而不下，勢甚危，遂於奔牛鎮泊舟，覓醫治之。夜將半矣，僕登岸，見一旅店，門猶未閉，入詢店主，答曰：「醫惟呂城鎮某負盛名，但離此尚□餘里。」僕告以急，店主曰：「若然，則吾鄰某向亦知醫，迤東可□餘家是已。」僕如所指，往叩其門。醫者素於臨街之樓上臥，問何人，僕以難產奉請告，醫者起而謂其妻曰：「可取冷水來洗面，我將往焉。」僕聞之，誤聽以為冷水洗面，然後醫治也，遂飛奔回船，告主人。主人如法以治，其妾方昏眩，忽為冷物所激，不覺其氣一吸一鬆，而子門開，兒產矣。適醫至，主人喜，請其定產後方，厚酬之而去。醫者自此名大著。

醫童某者，居仁之和獨山村。一日，有謝村人邀之。童以舟往，至則乃患膈症者，胸悶，而甚飢，食之即吐，不穀食已月許，逕以開膈調胃之劑治之。其家留飲，酒甚香冽。醫素耽杯中物，鼯呿鯨吸，罄一小甕，而玉山已頹矣，掖送之歸舟。舟子謂之曰：「適買桐油一瓶，貯於頭艙，幸勿絆翻。」童曲身手提油瓶，置他處，口喃喃曰：「桐油、桐油。」時送者在岸，問藥中當用何引。時童適言「桐油」二字，送者遽歸，童亦昏然而臥。及舟將抵家，舟子問曰：「桐油食之即吐，何以加諸藥中？」童自知為醉中囈語也，強辭答之。心念此病不食已久，若一大吐，必至元氣散而不救。欲往止之，而路遠時久，意必已服藥，遂任之。次日將曉，聞叩門甚急，童驚以為病者死矣，使其妻問之，答曰：「晚服藥，吐濃痰無數，今胸膈已寬，思食粥，特請再往視之。」其妻恐病家給以往而欲辱之也，答以早出，少頃自來。童潛隨赴謝村探之，病果漸痊，遂至其家，投以清理之藥而愈。蓋病者積痰於上膈，他藥不能動，得桐油吐之而始出也。嗣後求治病者常滿室。

閩有名醫王琢章者，性慈祥，對於病者，每諄諄誥誡，如父母。遇難治之症，既處方矣，猶為之再三推究，有所增減，雖深夜，必使人叩病者門告之，或且深自引咎，改前方，不略自諱飾也。一日，往某家診病，予以涼劑。及歸，將及門，忽悟其病須投溫藥，乃復折往病者之家。至則其妻出而致謝，云：「頃進藥後，得安睡，病勢銳減。」王大訝，令取藥鼎視之，則見有積塵甚厚之敗蛛網在焉。蓋煎者不留意，敗網墜入，未之覺也。王乃悟病之得痊，皆此敗網積塵之助力，略改其方，特加蛛網積塵煎之，果霍然愈。

神僧治病

青浦南門外離城二□里許，有覺海庵，故無僧也。同治時，忽至一僧，赤體無衣，惟以破被自覆。時方嚴寒，臥地數日不起，見者憐之，予以錢米，不受。一日，忽披破被而走，適遇老嫗兩目失明，即汲溪水一甕付之，曰：「試以此洗目。」如言洗之，目即能見物。又一少年左足反生，僧們之，曰：「正，正。」其足即時轉正，與常人無異。於是遠近喧傳，謂之神僧，求醫者日數□人。僧有醫不醫，醫則無不奏效。居庵月餘，後不知所之。

癩醫不切脈

馬小素，揚州人，精於醫。向有癩疾，時或自言自笑，有時現悲戚狀，獨為人診病時，則與常人無異。惟不問病症，亦不樂人以病症告，強言之，則曰：「爾既知病，何不自醫。」及閱其脈案病情，叩之病人，絲毫不爽，且藥到病除，以故就醫者甚多。所書藥方，字特較大。詢其故，則曰：「恐藥肆中人誤認，致有妨生命耳。」由是癩醫之名大著。

有貴家子得奇病，四肢軟弱，不能起立，不飲不食，終日仰臥，呼之雖應，而不發一言。遍請名醫診治，卒無效，乃延馬往。馬至病榻前，不切脈，審視良久，又遍視室中，曰：「此人無病，何用藥為！」遂命主人將室中一切有香氣之物，悉移他處，令用面盆多貯好醋，以稱錘燒紅，時於房中淬之，令醋味不斷，明日可痊。主人依法行之，次日，果漸痊。蓋此子平日最喜焚香，致得此疾，故以醋味斂之耳。

癡和尚治人疾

光緒初，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，能醫人疾，有病者招之，輒往，或不往，則病不治矣。有陸某病瘵，群醫束手，乃延之診治。比至，已死矣。和尚熟視大笑，急索筆書一方云：「泰山石一片，蟠桃仁二□粒，扶桑木一株，用黃河水煎。」眾難之。和尚又大笑，索火焚之，以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，須臾即活，病若失。其醫他人用藥悉類此，皆燒灰和水飲之也。

太醫為孝欽后請脈

光緒時，某歲，孝欽后忽患頭痛，每日仍早起，召見軍機大臣如常，太醫數人入請脈。太醫跪牀前，孝欽以手置小枕。診畢，人開一方，方各不同，孝欽擇其一命煎之。醫及侍者先嘗，孝欽乃服。

薛福辰療孝欽后疾

光緒辛巳春，孝欽后寢疾，勢甚劇，徧徵名醫，皆無效。後服無錫薛福辰藥，始漸起。時中外皆知孝欽所患為血蠱，醫者僅以治血蠱劑進，然久不得愈，福辰獨診得之。其所進脈案，雖亦以血蠱立論，而用藥則皆疏瀹補養之品，故獨能奏效也。福辰，叔耘

中丞福成之兄也。

德貞以行醫至華

光緒時，英人德貞以行醫至華，為人療疾，頗有驗，與美人丁韋良暱。時丁為京師同文館總教習，乃援德入館，使充醫學教習。未幾，德婿歐禮斐亦來華，無所事事，德薦之赫德，為廄口，以俸薄而羨丁之月薪千金也，欲攘其事，言諸德。越半載，丁之肩生一瘤，德診之，謂易治，然背德而拭其睫，若曾泣者。丁回首見之，問何泣，德囁嚅而言曰：「吾二人為莫逆交，平日固嘗有出肺腑披肝膽之言。今奈何，君得此瘤，危疾也，吾甚痛於心，而又不忍以實告，故不覺泣耳。然既為君所見，實告何害。此瘤實致死，無倖免理，吾之藥可保百日，逾期則不能乞靈於藥石矣。君盍即假歸，用吾藥，猶及與家人一見也。」丁歸，至中途，則病良已。抵家，亦未續發。旋得在華友人書，知歐已代之為總教習，始悟德之給已，為其婿謀也。

解剖

德宗前星不耀，中外臣民頗以國本為慮。孝欽后令西醫診之，謂非解剖不可。乃召集王大臣詢之，咸以事體重大，未敢主持。時翁叔平相國力持不可，議遂寢。

顏某脈案

醫者顏某，高郵州人，遼於岐黃。然僻處鄉谷，不以醫炫，而人亦不以醫稱之。會揚州富豪魏某病篤，縱橫數百里，凡醫之稍負時望者，悉延診，合議方藥，終不效。有薦顏者，魏延之。比至，素履布衣，狀貌古拙，眾皆輕之，不為禮。而顏亦傲氣凌人，見群醫，亦不略致款曲，問病狀。俄侍者導顏詣病榻就診。診已，僕予以紙，請擬方。紙為八行書，而乃多至五六頁。顏知其侮己，乃伸紙作脈案，陳其病之所由起，某日傳某經作何狀。書時，群醫中有窺者，見所述皆不爽，固已咋舌。不半日，紙已盡，乃擲筆起，告去，眾挽留讀脈案，皆吻合病狀，而文復古奧，上溯《素問》，下迄名家，洋洋數萬言，窮源索隱，無蘊不發，知為名手，遂請其擬方。顏笑曰：「請我來治病耶，抑試我耶？夫擬方而予紙至數頁，此何為者？且慢侮見諸辭色，尚信其術而服藥乎？予不敏，行矣。」病家老少環跪，哀請至再三，乃擬方，數日遂痊，告以忌食之物而去。

數日，魏以誤食，病復發，又遣使往聘，謝不行。使者請曰：「奉五百金。」顏曰：「誰貪汝金者！」使者曰：「先生何吝而不一拯溺乎？先生何所求，苟能致，當竭以獻。」顏曰：「嗜食而無節，此不戒，雖扁、倉無以著手。病者其交予監督乎？惟吾命之是聽，誠能此，當為若治之。否則千金無所欲，徒敗吾名耳。」使允之，乃行。至其家，設臥榻，俾與魏鄰，察其顏色，聽其呼吸，何時睡，何時醒，醒睡各作何狀，乃按脈以證之，然後定方。復自擇藥，其製其煎，皆躬親之。凡三投，乃瘥。贈三千金，送之歸。其徒孫某，行術於江南。

老者書符救命

徽人程姓者，設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。光緒庚辰臘月二日，既祀灶，與其徒會飲，皆大醉而罷。有李姓者，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閒話，適有人來借錢，券具矣，而無任者，主人辭焉。李慨然請為任，主人不可。李怒，始而謾罵，繼而擲衣露臂，殆將用武，環而觀者如堵牆。其旁有候補同知吳某寓，吳子聞門外大譁，出而觀之，李忽一舉手，傷吳輔車，四齒折焉。吳怒，命里長監守之，質明，將送之官。夜半，李酒醒，大懼，以頭觸壁，流血被面，昏絕於地。眾驚救無及，正共勸勸，忽來一老者，曰：「毋動，我能治之。」取水一盂，書符其中，楔齒而灌之，李竟復蘇，血亦頓止。老者曰：「口不風，即無虞矣。」吳聞之，使視其子之斷齒，老者曰：「齒雖斷，根猶在，可復生也。其童子歟，百日復故；若丈夫也，一年不入房，亦如故矣。」吳請治之，老者不受謝，惟請釋李之罪。吳從其言，縱李去。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歟？

周松孫為陳小真治疔

陳小真大令嘗館周松孫大令家，病疔且死，寒熱日數作。松孫善醫，乃扁戶，為之處方。得善藥，則候火而求度；既入，復為之辨色而望氣；進食，必調其能胃者，不能胃則勿進。排盪滯，導滌穢，調合營衛，積四三日，小真病可，松孫無倦容，無矜色。

陳蓮舫以醫來往於江浙間

有陳蓮舫者，醫也，青浦人，居珠家閩。光緒中葉，與其里人賴嵩皆以內科著稱。嵩蘭懸壺於家，旁郡邑之士著皆信之。蓮舫嘗納貲為官，醫孝欽后疾，且嗣子挹霏大令曾宰富陽，以是來往江浙間，遂為吳越官紳所敬禮。盛杏蓀尚書宣懷又為之揄揚。至滬，恆寓盛之斜橋邸中，富商巨賈乃益崇拜之，較甚於齊民。有小恙，輒遣道延致，以其號稱御醫，且官且封翁，得其一診以為光寵也。己亥春，杭州顧少嵐觀察鴻藻嘗出數千金聘之。至之日，宴以盛筵，主賓均著禮服，筵座者亦然，翎頂輝煌，踴躍濟濟，鄰里皆榮之。

李海濤醫痘瘍

李海濤，名醫也，疑難險異之證，屢試屢效。黃某為李舊交，有子年四歲，患痘甚劇。黃五矣，止此子，鍾愛異常。而家距城五里許，恐李未必即來，乃親往迎之，遂同至家。其子已狂熱神昏，顛門下陷，李曰：「不可為矣，命在頃刻，奈何？」黃大痛。李沉思良久，曰：「既見招，敢不盡力，惟此兒已萬無生理。雖然，既不能救之於生，試救之於死可也。」黃曰：「死救奈何？」李曰：「可勿遽聞，但俟其死後，依吾言之，或可有救，否則吾將拔履以去也。」黃無奈，預備衣衾而已。

既而子果死，黃泣曰：「兒已死，請救之。」李乃裸其體，欲抱置後園豬欄中。黃不忍，李曰：「非此，無以救之。今既死，安有所謂忍不忍哉！」黃堅不允，李怒曰：「吾固不欲為此，徒以君悲痛，故於無可如何之中，冀得救於萬一。今既爾，殮之可矣，勿猶豫也。」乃聽之。李又曰：「但置之耳，不可往視。惟須一人遠遠候之，如夜半聞啼聲，急來喚吾，不可有誤。」黃一如命。無何，果聞呱呱聲自豬欄中出。守者驚喜，亟奔告李。李偕黃共視，兒果得生。黃狂喜，抱歸房，李診脈，喜曰：「是不難矣。」乃投以溫補之品，一劑而愈。黃叩以能活人之術，李曰：「此兒多痘毒，苦於體弱，不可透，內部相攻，有此現象，實死症也。若治之早，尚可為力。吾來時，攻固不可，達又不及矣。旋思今方伏暑，蚊蚋最甚，蚊蚋能吸人毒血，若以兒置於穢惡之地，使蚊蚋集其全身，以吮其毒血，毒血盡，兒或可望生。此微倖之計，而竟得奏效，君之福，非予之術也。」黃曰：「君來時何不即行，不猶愈救之於死乎？」李曰：「誠然，然此中亦具有苦衷也。此兒君所鍾愛，設吾即令行之，君豈忍將垂死之兒置於污地耶？且俗傳痘最忌穢，吾知此言君必不從，又逆知此兒入夕必暈厥，吾乃利用此時機，以行吾術。言死者，實託辭以絕君之愛念也。」黃服其神，餽三百金焉。

門定鼈為德宗請脈

自經光緒戊戌八月之政變，而孝欽后欲再垂簾，乃謂德宗有疾，徵醫於各省。漢軍醫士門定鼈者，字桂珊，廣州駐防，為廣州將軍所保薦。既入宮，請脈，所書脈案，徵引《內經》《素問》及各家學說甚詳。然其時頗有疑孝欽有廢立意者，駐華各使亦微聞之，或就定鼈私詢焉。定鼈濡筆於硯，書「無病」二字以示之。未幾，各使照會總署，以入覲為請，並薦西醫，孝欽辭之。又未幾，而宣布德宗疾瘳之詔下。然定鼈已於數日前伴稱為狐所祟，策款段出國門矣。

老醫為德宗請脈

光緒戊申九月上旬，忽以德宗大漸聞。時應召入京請脈之醫甚多，有一老醫嘗語人曰：「余請脈之時，皇上置手於案，默不一語。僅見案有短札，若診斷書然。其札語至簡，不得要領，即使天下名醫，對此亦束手無策。余於是不得已書『聖體安康無病健全』八字而退。」

陳壽春有藥有技

廈門參將陳壽春拳法最精，有起死回生之術。曾有一人自船桅下墜，已絕息矣。歷數醫，皆以為無可救。壽春最後至，捫其腹

至再，乃曰：「尚可治，宜以數健漢掖之行，就甲板疾走□數周，視其色復變而紅乃已。」既而如法行之，紅潮果上頰，因以兩手撫摩其腹，為之作氣。少頃，呻吟，急令人扶之入廁。既下，則歷落者皆血塊也，其量約一斗許，而疾亦尋瘳。萬醫生尤崇拜之。萬醫生者，蓋英吉利人中所稱為大國手也。則壽春醫術之奇妙，可想見已。

又某宦之女，以跌而傷腿，不能行，延壽春診視。壽春以扇頭點其傷處，點已，即曰：「幸已無恙，試起行之。」果然。然壽春終身不以術自炫，亦不教其子弟，或問之，則曰：「有吾藥，無吾技，無濟也。」

泰山道士以劍治百病

道士，泰安人，居泰山麓，年八□餘。能於鼻中吹氣一縷，可二三丈，凝結不散，尋復納入，蓋練氣已成也。有古劍，可治百病，治疫癘尤驗。某年，里中大疫，死亡無算，凡延道士者，必轉危為安，僅以劍懸中堂俄頃而已。某姓一家數口，相繼死，幼子年三歲，亦垂斃。道士仗劍至，怒目視榻上，半晌，子手足忽屈伸，索茶，飲以藥，卒得不死。道士性風雅，築樓三楹，顏曰「劍氣」。風雨之夕，往往劍出匣三寸許，其銳如秋水也。

老道療蛇傷

某邑有貴介子某，嗜獵，臂鷹牽犬，長日出入森林間。林固多蝮蛇，公子不暇計也。一日，逐一雉，披荊伐榛，匆迫中誤蹴一蛇。蛇躍起，反噬公子面，急避之，嚙處覺麻，而不甚痛，歸家略敷以藥，亦不為意。越宿，忽奇腫，奄然欲絕。家民惶駭，延名醫，醫望見病者狀，即顰眉蹙額，謝不敏。於是舉室號咷，備治後事。忽聞門外串鈴聲，旁人走告病者家曰：「外有祝由術者，自言善治奇疾，姑試之，生死觀此一著，如何？」家人乃召之入，視之，乃一形容枯槁之老道，手一旛一鈴，無他物。姑導其入，乃撫視病者一周，即曰：「是非棘手症，我能立時使之起。」言竟，即就地撮土，以唾涎和之，戟指作咒，口喃喃，咒時並以濕土滿塗公子面，公子乃不類人形。復命取熾炭來，炭火熊熊，即以置其面，衾枕悉炙焦，而公子之面無恙也。越一炊許，炭熄土落，腫亦消，乃語眾曰：「內毒尚未盡也。」於是烙以熾炭，並以炭末畫一符於背，公子乃吐黑水，起立如平時。

徐春浦參用中西術

光、宣間，上海有徐春浦者，業醫，懸壺於市，參用中西術。凡以疾就診者，初以望聞問切研究之，又繼之以西法，用聞症筒以辨病之狀，用敲診、錘板以辨病之級，並用顯微鏡、診脈表、探熱針、量肺尺以辨病之源。驗之既確，乃療治之，藥石所不及者，則以注射法、水療法、電療法、空氣療法、營養療法酌行之，然人皆不之信也。未一載，他適矣。

于風八欲醫醫

桂林于風八，一號孟今，久客廣州，絕意進取，專一於醫，為羊城之當道巨室所崇奉，爭出重金以延致之，且屬其創設醫校，風八曰：「是固欲有以醫醫之病也，然不知醫者之病之所在，而徒為之嚴章程，訂功課，使其勤講求，精脈切，是猶治其標而未治其本也，雖醫校開遍通國，辦至百年，無當也。醫之病何在，醫醫之方何在？」宣統己酉，乃遂發憤著書，書成，名之曰《醫醫醫》，蓋自以醫醫之醫自任也。

風八又曰：「醫道可怪而又可笑者，莫如內外分科。試思人身不能外經絡、軀殼、筋骨、臟腑以成身，凡病亦不外六淫、七情以為病。外科之證，何一非經絡、臟腑所發，原無所謂內外也。若不深明六氣、七情、五運、六經、經界，兩科中皆不得立足，未有能治內科而不能治外科，亦未有能治外科而不能治內科者也。」

張驥雲一門多醫師

光、宣間，有張驥雲名世鑣者，本貫仁和，嗣籍上海，以醫著於時。耄而重聽，滬人因以張聾髻呼之，遂又字曰龍朋。所最長者，治感冒風邪病，應手輒愈，居公共租界平橋路，人皆信之，亦以其不計診斷金，非如他醫之自高聲價也。出診，診金銀幣一圓，與金遠者八角。病人詣門乞診，診金四角。貧者所納，即不足二角亦可，珍貴之品，或且施捨。詣門乞診者，若服華麗之衣，加奇邪之飾，必詬之，諄諄以謹行止、務樸實為勗。然就診者仍歸之如流水也。

滬之醫，輒晏起，而驥雲之門，晨七時啟矣，候診者麇集。以應接不暇也，乃令其子星若及姪孫杏園、蔚孫助之，且又有猶子衡山、古農、姪孫益君、子修、忍安，分居城中南市應診，診金多寡亦不計也。

華醫為美人治病

坡士頓城有華醫潘瑞者，美人稱之曰草藥醫生，乃以我國醫術著者。美國醫生不能治之病，經潘治愈者，不一而足。有國會議員某患病，西醫調治罔效，乃就潘以試之，果為之轉死回生。某深感之，嘗曰：「不意華人三指探脈術之神妙有如是。」於是合二千一百人公同簽字，請於當道，准潘立案懸壺以救世。

草頭醫治疾

我國之醫，恆不識藥，而業藥者則不知醫，故醫藥截然為兩途。俗有賣藥草者，間能治病，於是遂以草頭醫得名。草頭醫所用之藥，名之曰草頭方，苟所患之病不誤傳，往往得奇驗。

宣統辛亥，山陰有羅某至鄉省親，途中腹大饑，無所得食。時適春初，舟子有粽藏於舟，【越俗，歲初舟子、轎夫至士紳家，均給以粽及年糕。】給羅食之。以過多，遂致疾，藥不能進，群醫束手。羅有族人某，草頭醫也。至是，乃進言曰：「我能醫汝，惟我藥僅餘三丸，今以二丸贈汝，一丸將備以自用。汝愈，當酬我以銀幣四□圓。」羅許之，遂取二丸服焉。次日，腹大泄，泄後果愈，即以四□圓致謝。旋知所謂丸者，乃釀酒之酒藥，碎而和之。三丸，偽言也。詰之，某曰：「彼以食冷粽致疾，實非疾也，特凝積於腹而不能化，故藥弗進。我以酒藥投之，不旋踵而發酵，醇則凝者浮，積者散矣，故泄也。彼名醫者不解此，故四□圓落我手耳。」乃相與一笑而散。

有余一初者，嘗於夏日狂飲燒酒，大啖牛肉。至晚，疾大作，舌焦身熱，便赤成痢。草頭醫曰：「食牛致疾，必飲稻草湯始可愈。」試之，果立效。

三國象戲

桐城光律元布政聰諧家，有三國象戲一器，惟將帥易為魏蜀吳，餘號悉同。區以紅黑白三色，凡四□八。基局斜畫成六角三角尾形，其界河成三汊。以示人，皆不曉行法。甚後散失，局亦無存。

滿洲棋

有所謂滿洲棋者，象棋也。其法，敵手亦置□六子。行滿棋者，置將一、士二、象二、兵五外，餘僅一子，能兼車馬砲三用。故一交手，即縱橫敵境，守者稍不慎，滿盤皆無補救。此雖遊戲，然可想見入關後索倫兵之氣概也。

蒙古棋

蒙古棋者，局縱橫八線，為六□四野，棋各□六枚，計八卒、二車、二馬、二駝、一砲、一將，以朱墨別之。將居中之右，砲居中之左，上於將一野，車馬象左右列，卒橫於前。棋局無河界，滿局可行，乃隨水草以便畜牧也。其棋形而不字。將刻塔，塔者，奉教也。多卒者，以眾為強者也。馬橫行六野，駝橫行九野，沙漠之地，駝行疾於馬也。卒直行一野，食敵之在前者可復退行，嘉有功也。眾棋環擊一塔，無路可出，始為敗北。

我國棋與日本棋之比較

自同、光以來，圍棋已無國手，士大夫之事此者亦日鮮，殆率趨於麻雀、撲克之途矣。邇以日本盛行圍棋，國人亦頗有好之者，然國手頗無所聞。蓋此技實秉天授，非盡由學力成也。

有日本俠人者，嘗作《弈話》，謂吾國人弈者，每於四角四路預置黑白子各二，謂之勢子，日本、朝鮮、琉球之弈者則皆無之。因謂吾國人圍棋，起手著法皆有一定，即由於有勢子故，不如日本人之變化。不知吾國弈家，起手著法所以似有一定者，乃由

數百年以來之國工悉心研究，知非如此則局勢將弱，後局且無從措手，故不得不一循成法耳。且弈者，數也。數既定，則所以致勝負之法，自有一定，即無勢子，著法亦豈無軌範乎？吾國受二三子之局，即兩角皆虛，弈家謂之空花角，其著法亦何嘗無一定哉！且日本、朝鮮、琉球之弈，皆傳自中華，可知吾國古時，弈局亦無勢子，後乃加置耳。則由無勢子以至有勢子，不可謂非弈家一進化也。推其所以置勢子之由，蓋無勢子之局，起手即可於角上之四三或三三路置子，則一角已實，基礎已固，不必力戰，亦足自存。有勢子，則敵於角上之四四路已有一子，我更求實角，則外局盡失，而將局促乎偏隅。若專事腹心，又如游騎無歸，將為敵所乘，以致崩潰。故有勢子之局，起手即須攻而兼守，正如漢高、光武百戰以得天下，而仍不能不兼顧河內、關中。若無勢子之局，起手即可坐據一方以自固，正如子陽井底蛙，恃劍門、巫峽之險，兢兢然不敢一出矣。

弈家之概略

弈之為道，數叶天垣，理參河洛，陰陽之體用，奇正之經權，無不寓焉。是以變化無窮，古今各異，非心與天游，神與物會者，未易臻其至也。歷代傳譜，歧軌不倫。本朝名流輩出，卓越前賢，與唐詩相似，亦若有初盛中晚之異。順、康之時，過百齡、盛大有稍變舊習，吳瑞澂、何翰公、汪幼清、婁子恆乃進求工穩，黃月天有弈聖之稱，徐星友乃大雅之作，餘如周嬾予之綿密，李元兆之野戰，汪漢年之穩健，周東侯之偏鋒，要皆各極其妙，多可傳也。雍正以還，洎乾隆、嘉慶間，則有范西屏以神化擅聲，施定庵以無敵標譽，梁魏今情高而淡雅，程蘭如思深以精緻，肇麟、和衷【胡肇麟、董和衷。】有善戰之名，貫如、子蘭【釋貫如、卞子蘭。】兼攻守之美，此圍棋之正運，乃千秋之極軌也。道光、咸豐、同治朝，則有潘、任、申、金【潘星見、任渭南、申立功、金秋林。】稱霸於前，周、陳、潘、徐【周小松、陳子仙、潘景齋、徐耀文。】主盟於後，釋秋航之玄妙，楚桐隱之端重，二介【張介軒、沈介之。】之前後輝映，雙李【李崑瑜、李湛源。】之並駕齊驅，此中興之再盛也，而漸入於晚矣。降至光、宣，亦可僕數，如陶勤肅公模、肅親王善耆、升允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林開謦、俞明震諸家，雖弈品高下微有不同，而流風餘韻，固猶未漸滅也。

王丹麓不好棋

錢塘王丹麓，名暉，國初人。不好棋，亦不解也。每見客手談，輒亂其莊，或竟收子納之匱中，曰：「日朗天清時，為此不遲，奈何於鬼陣中捉迷藏耶？」

黃月天為弈家第一

黃月天在弈家中，稱第一流。蓋本朝弈家，雖漸變明代之著法，然終為成局所囿。月天乃自出新意，窮極變化。且其弈時，沖和淡泊，好整以暇，雖有他人之奇兵異陣，應之怡然也。

周嬾予弈勝過百齡

周嬾予，嘉興人也，少好弈。家故貧，大父母、父母督之使讀，又督之使賈，皆弗願也。輒竊出，與人弈，禁之不可。與人賭彩，屢獲勝，夜則纍纍負金錢歸。乃不之禁，後遂以弈遨遊郡邑。時過伯齡方負第一手之譽，嬾予不為下，數與對局，嬾予多勝之。一日，棄家去，莫知所之，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為某國王師。既而歸，以弈終其身。

徐星友從容對局

徐星友，杭人。初遇黃月天，月天授以四子。漸進，乃受三子。星友殫思竭力，終勝之。嘗撰《兼山堂弈譜》，評核精當。其論弈，謂用虛不如用實，用巧不如用拙，制於有形，不若制於無形，臻於有用之用，不若臻於無用之用。斯言何雋永歟！星友性好稗官小說家言，常乘人握子布算時，出以觀之。既下，輒應，應已，復觀。當危迫之際，其人或汗流浹背，星友則從容如故。局甫半，輒語人曰：「若負幾路矣。」及竟，如其言。

星友與月天同時供奉內廷，月天誠樸不苟，星友專結納內監，大內之事，輒預知之。一日，語月天曰：「君棋實勝於某，惟君勝局已不少矣，他日御前相較，能稍讓一子以全某一日之名否？」月天笑應之曰：「是亦何難。」明日，內廷忽召二人入，高宗指案上一硃漆盒曰：「內有一物，弈勝者取之。」遵旨對弈。弈畢，星友勝，月天負，蓋預已得內監之報告也。

范路嘗問之曰：「子於弈至矣乎？」對曰：「今之弈者，雖未必有加於我，然竟局覆觀，顧尚有所悔，至者當無是也。」路歎息以為名言。

星友之後，弈名最噪者，為范西屏、施定庵、梁魏今、程蘭如，世並稱之曰「范施梁程。」然魏今輩行最早，數與星友對局，蘭如為後起，星友毫矣。嘗弈於某處，主者忌星友盛名，嗾眾國手陰助蘭如，星友屢戰北，大怒，遂歸武林，不復出。

袁子才嘗撰《弈國手徐星標墓誌銘》，謂星標父以弈破其家，弈卒不工。星標年四五歲，見父與人弈，輒啞啞從旁指畫之。稍長，有客至，尋其父弈，父適出，客戲謂星標能弈邪，則噉然應之曰：「唯。」對局□餘子，客覺星標布置有異勢，佯起渡，遁去，星標後遂以國弈名於時云云。惟弈譜無星標之名，殆即星友之別字也。

汪漢年繼周嬾予而起

汪漢年，歙人。繼周嬾予而起，惜早卒。朱某嘗作序贈之，稱其小詩詳雅中律。謂天下是非毀譽，有一定而不可淆者，莫如弈。方其勝負決於前，某也一品，某也二品三品，較然論定。既極其詣，則其人雖吾所惡，但可詬及其人，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也。

程駿以弈自娛

樵髯翁，姓程氏，名駿，世居桐城縣之西鄙。性疏放，無文飾，而多髭鬚，因自號曰樵髯。少讀書，聰穎出凡輩，於藝術、匠巧、游戲之事，靡不涉獵，然皆不竟其學，曰：「吾以自娛而已。」尤嗜棋，常與里人弈，不任苦思。里人或注局凝神，翁輒擊蹙曰：「我等豈真知弈者，聊用為戲耳，乃復效小兒輩強作解事耶？」時時為人治病，亦不用以為意。諸富家嘗與往來者，病作，欲得翁診視，使僮奴候之，翁方據棋局，雖曉曉然，竟不往也。

艸山與客巢梅而弈

僧艸山，名超拳，無錫周氏子。自受石叢記前後，結庵鄧尉之菖蒲潭，與諸名人結寒香社。庵有古梅，甚高，乃架木為巢，與客對弈其上，游人探梅詣其處，每於花下聞丁丁落子聲。

竹溪終日手談

瓜洲聞思庵僧宗智，字圓明，號竹溪，江都蔡氏子。性高曠，與二三物外交，終日手談，一語不及塵務，人以高僧目之。

范西屏為弈家第一

乾、嘉間，弈藝盛行，而以海寧范西屏世勳為巨擘。有先於范者曰黃某，久游公卿間，稱國手，年亦倍長於范。范甫垂髫，已精□訣，名聞江左。及入都，諸鉅公設彩邀二人爭，勝負未分，以一角決上下。范見黃握子不落，曰：「先生殆不欲戰乎？」黃忽色變曰：「孽也，天奪我矣，又何爭為！」遽咯血而死。

先是，富春韓某善弈，館某部郎家，部郎邀黃與韓對弈。黃見韓年少，意輕之。及布局，覺有異，即極力防拒，而輒為所窘。黃或乘間出奇，韓信手以應，不費思索。竟三局，黃三北焉，遂推枰起曰：「余今適發隱疾，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。」自是黃名稍遜，而韓技聞矣。有某王好弈，頗精，聞韓名，召與弈。自辰至日中，連和二枰。末局，韓負半子。蓋應召時，使者以王好勝為囑。韓欲博王歡，而又不墮己名，故於進退間分毫不失如此，其苦心則過常局數倍矣。黃偵知之，候韓出，即要於途，語之曰：「今願與君畢所長。」韓辭以異日，不可，乃勉與弈。及爭一角，韓反復凝思，卒不能應。黃以冷語迫之，韓神色頓異，遽噴血數升，次日死。越後二□餘年，而黃為范乘，若報復焉。

爾後范名愈盛，無與爭者。袁子才嘗稱范為海內弈家第一，惟施定庵差相亞。【按施□四成國弈，范□六成國弈，二人同學弈

於俞長侯。】然施斂眉沈思，或日晡未下一子，而范弈畢，輒歌呼睡去。每見其對局時，范全局僵矣，隅坐者群測之，靡以救也，俄而爭一劫，則七□二道體勢皆盡。

范與施嘗同客廣陵，借寓村塾。施戲與館中童子弈，不勝，范繼之，亦不勝，皆悵然若失。

李松石云：「范之於弈，如將中之岳武穆公，不用古法，戰無不勝。」臧念宣云：「范之授子，靈奇變化，莫測端倪，如武侯八陣圖，五花八門，入其中者莫能自免。」推許若此，可以知其弈品矣。

時有揚州鹽商胡肇麟者，好弈，梁魏今、程蘭如及施、范皆授以二子。每對局，負一子，輒贖白金一兩。胡弈好浪戰，不大勝則大敗，世稱之為胡鐵頭。遇范、施輒敗，每至數□百子，局竟則白金纍纍盈几案矣。一日，胡與范弈，至中局，窘甚，乃佯稱疾罷弈，而急圖局勢，使急足求援於施。施時客東臺，一日夜始返。胡乃稱疾愈，出與范續弈，如施所教以應。范笑曰：「定庵人未至，弈先至邪？」胡大慙。胡受二子，與范、施弈三□餘年，然終不能成對手，故謂國弈實由天賦可也。

某歲，范至滬。時倪克讓弈品居第一，次如富家祿等數人，技亦皆精。富恆設局於豫園，招四方弈客以逐利。范初至局觀弈，見一客將負，為指隙處，眾艷然曰：「此乃博彩者，豈容多語。君既若此，何不一角勝負？」范曰：「諾。」眾請出注，范於懷中出銀一錠，曰：「以此作彩可乎？」眾豔其金，爭來就。范曰：「吾弈不禁人言，君等儘可熟商耳。」枰過半，而眾無措手，乃急報倪。倪至，亂其枰，曰：「此范先生也，何能與敵！」少頃，事遍傳於人，邑之富室延范下榻於西橋潘宅，請與倪弈。范讓倪三子，局竟，仍未分勝負也。

與范同時之弈品稍下者，有李步青、臧念宣，初皆受二三子，後遂成對弈，然非真對手也。蓋好名者每賄國弈求對子，國弈利其賄，亦許之。故今譜胡肇麟亦能與施對局，實亦非真也。

范性禪粹，遇窳人子顯者，面不換色。弈以外，介以千金，不一顧。有所蓄，半以施戚里，蓋藝成固可見道也。

施定庵與范西屏齊名

海寧施紹閣，字定庵，與其里人范西屏以弈齊名於時。定庵幼入塾，以性拙喜靜。其父工詩文，善書法，兼畫蘭竹。晚歲家居，酬應之暇，常焚香撫琴，對客圍棋。定庵每於課餘侍側，聞聲心慕，請問其旨，則曰：「琴尚淡雅而鄙繁支，棋貴虛靈而病沾滯。汝羸弱多疾，琴尤宜也。」遂退而學琴。後復嗜弈。少西屏一歲，先後從越郡俞長侯游，年□二而與師齊名，因慕之，亦從之學。

初，定庵受三子。其來年，與西屏爭先。徐星友尚受三子，獎之，定庵遂得《兼山堂譜》，玩索經歲，窺其奧。又於吳興唐改堂大令署遇梁魏今、程蘭如，受先數局，技益進。乾隆壬子，偕魏今游峴山，見山下出泉潏潏紆徐，樂之。魏今日：「子之弈工矣，盍會心於此乎？行乎當行，止乎當止，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，乃弈之道也。子銳意深求，則過猶不及，故三載仍未脫一先耳。」定庵乃悟化機之流行無跡象，百工造極，咸出自然，則棋之止於中正，猶琴之止於淡雅也，乃益窮向背之由於未形，而決勝負之源於布局也。自是遂薄游吳楚，道漸廣，暇時即以常用活法以落子，定名黏句，叶韻分門，彙成一集，曰《弈理指歸》。

范西屏施定庵屈於擔草者

范西屏嘗游壁社湖，寓僧寺。一日，有擔草者來，請與弈。竟數局，范皆負，大駭，問其姓名，不答，但微哂曰：「近時盛稱范西屏、施定庵為天下國手，實吾兒孫輩耳。弈，小數也，何必問出身，與兒孫輩爭虛譽乎！」荷擔而去。范以此嘔血死，施亦自是不敢與人談弈。

弈有□八國手

范西屏、施定庵而後，有□八國手，然皆有慚色矣。通州李湛園、周星垣、侯官林越山，海寧陳子仙、僧秋航，江都周小松，宜興任惠南，其眉目也。

李湛園善弈

周介堂牧通州，嘗試士。士有李湛園者，日將午，即納卷，文殊不工。問何能，曰：「善弈。」曰：「弈得不如汝文否？」曰：「不然。」楸枰相對，至漏三下，周遽斂袖曰：「吾不如也。」

李湛園不肯讓局

李湛園嘗游京師，與王公大人弈，科頭跣足如平時。與對局者或屢負，不肯讓。

良成善弈

蒙古良成，乾隆時之京口駐防鑲藍旗防禦也。性脫略，不修邊幅，而富記憶力，經史過目，即終身不忘。好弈，歷數晝夜不稍倦。興至，輒廢寢饋，人與語，若不聞。武進董文藝、丹徒李竹生、通州李湛園皆與友善。三人亦善弈，因合撰《授子譜》以行世。

周星垣習弈期有六月

周星垣殫精習弈，專心致志，嘗期以六月不下樓。

林越山勝薛生白

薛生白以弈負盛名於閩，林越山嘗與之對局，將負，越山指子沈思，得一劫，遂轉敗為勝。越山年□八時，已以國弈名於時矣。

林越山讓任惠南

林越山嘗至粵東，與撫署幕僚任惠南弈。局未半，惠南將北，越山故為拙行，遂讓以數子，然自是亦不復對局。

江君輔與某宦對局

婺源江君輔工弈，年□七時，一日有人至，謂中州某宦延請角藝。某宦固亦以弈鳴者，君輔因隨之往。月餘，抵宦宅，其人先入內見宦，詐云：「吾途窮，鬻吾子為歸資。」既得金立券，復泣請曰：「父子情不忍面別，請自後門去，免見吾子牽衣慘狀也。」宦從之。君輔坐堂上久，訝主人胡久不出。忽一粗婢至，曰：「汝新來僕，主人命汝入見。」君輔不解，方厲聲叱婢，宦從內出，持券示君輔曰：「爾父賣爾，今去矣，復何云？」君輔曰：「異哉！誰為吾父也？汝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，何忽為此不經語也？」乃出所著弈譜證之。宦大驚曰：「汝弈果能勝我，言即不謬。」連對數局，皆君輔勝，宦乃釋然，待為上賓。留居數月，厚贖之歸。

陳子仙與董六泉對局

陳子仙之父，家小康，以好弈傾其資。晚歲，至棲身破廟中，而嗜弈如故。子仙能繼其志，終成國弈。父常挈之至毗陵，與董六泉對局。時六泉鬚髮皆白，子仙猶以紅絲飾辮也。

周小松與曾文正對局

曾文正公國藩好弈而不工，弈時則所患之癬益癢，時爬搔之。嘗與周小松對局，小松授文正以九子，裂其棋為九品，乃僅得活。文正大怒，小松行時遂無贖。

秋航將死與人弈

同治癸亥，僧秋航年一百□九矣。居京師。上元陳魯出知浙江衢州府，乃偕之至浙，留杭州。翌年正月，徧辭同人，云將西歸，且促為之祖道。元夕前一日，同人餞之。秋航故飲酒食肉如常人，是日且與一人對局。弈竟，斂子入枰，曰：「今日之會難再，此局乃絕著也。」眾不解，叩之，不告。明日，跌坐而化矣。

某生以對弈為榮

光緒朝，王益吾祭酒先謙督學江蘇，曾邀圍棋國手周小松至江陰學署，令與南菁書院諸生之善弈者弈。諸生震周名，逡巡不敢往。蘇人某，性卑鄙，棋甚劣，好自負，以得入學署對弈為榮，遂欣然而往。比對局，某無子得活，乃抱頭鼠竄矣。